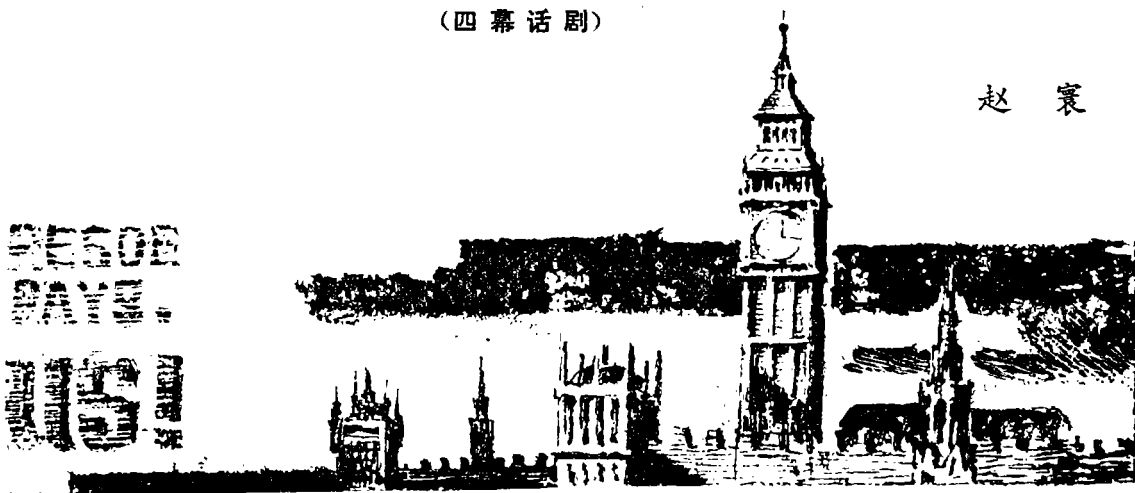


·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 ·

# 马克思流亡伦敦

(四幕话剧)

赵 寰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绰号“将军”，35岁—48岁—61岁—63岁。

琳 薇——阿姨，32岁—45岁—58岁—60岁。

小燕妮——马克思的长女，绰号“中国皇帝”，24岁—39岁。

劳 拉——马克思的二女，绰号“白鹦鹉”，23岁—38岁。

穆 希——马克思的长子，原名埃德加尔，绰号“穆希上校”，9岁。

爱琳娜——马克思的三女，绰号“中国皇太子”，3个月—13岁—26岁—28岁。

保尔·拉法格——马克思的二女婿，26岁。

面包师傅（简称：师傅）、邮差、警察、房东太太（简称：房东）。

〔庄严、肃穆、沉重的钟声。随着字幕出现的同时，响起画外音：“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伟大的卡尔·马克思离开了人间，距离今天，已经一百年过去了！”〕

〔音乐起。画外音继续：“我们以虔诚的心情，把马克思从欧洲大陆流亡到英国伦敦三十多年的一些生活琐事，搬演在这狭小的舞台上，作为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一个小小的花环。”〕

〔天幕上紫色瑞香花组成的花环出现，由远而近，由小而大。在花环上叠印出剧名：《马克思流亡伦敦》。音乐声响彻剧场。〕

## 第一幕 “穆希上校”之死

时 间 一八五五年。春。

地 点 英国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马克思住所。

布 景 简陋的家具：书桌、木头安乐椅、小茶几、椅等。书桌上摆满了各种开本的书、稿件、报纸、资料、烛台、墨

水瓶、地球仪，上面还混放着奶瓶、玩具，椅背上晾着小围嘴、尿布。有一只仅剩三条腿的椅子。另一只椅上摆满厨具……

〔幕启：伦敦大钟楼的钟声响了。黑烟裹着浓雾在天幕上空卷来；在烟雾缝隙中，露出大钟的钟面，指针在缓缓地转动……〕

〔画外音：“这是一八五五年英国首都伦敦的一所阴暗破陋的住室。流亡在伦敦的马克思一家，就住在这里……”〕

〔灯光渐明；舞台上道具的剪影隐约可见。〕

〔灯光照射着马克思夫人——她已经是一位年过四十岁的妇女，面容苍白，略显老态。她聚精会神地用鹅毛笔正在抄写稿件。〕

〔时钟敲响。〕

〔燕妮换下一支鹅毛笔，继续在抄写。〕

〔突然，一个不满三个月的婴儿大声地哭了起来。燕妮停笔，转身侧望——〕

〔琳·蕤抱着一个小囡囡上。琳·蕤三十二岁，出身农家，显得比她的年龄稍老。〕

琳·蕤 燕妮小姐，爱琳娜她……又在唱哪！她在唱：我饿啦，我又饿啦！可怜的宝贝！又饿啦！你饿？你妈比你更饿！

燕妮 (放下笔接过孩子哄) 可怜的爱琳娜！喔，喔……

〔孩子停止了哭泣，旋即又大哭起来。〕

琳·蕤 唉，可怜小姐，您也没有奶再喂她啦！

燕妮 可怜的爱琳娜，你从妈妈身上吸取的，只有痛苦、忧愁和悲伤，我可怜的孩子！(听到孩子哭，轻声哼起摇篮曲)

“睡吧，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的双臂，  
永远保护你，  
世上一切幸福希望，

一切温暖全都属于你！”

琳·蕤 一切幸福、希望、温暖全都属于你！唉！(抹泪，转身用拾书桌上的东西掩饰自己的悲哀)

燕妮 琳·蕤，不要动书桌上的东西，摩尔不喜欢别人破坏他的秩序……

琳·蕤 摩尔，摩尔！不能破坏摩尔的秩序！(嘟嘟囔囔)这也叫秩序！(从木椅上收起晾干的小孩围嘴、小袜子、两块尿布)看！这就是马克思大博士的秩序！秩序！这就是马克思大博士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秩序！

〔话音未落，从外面冲进一员小将——手持纸剑，头插鹅毛，好象个印第安人，杀将进来。他就是马克思的爱子——埃德加尔，这八、九岁的小男孩，大头，活泼而又滑稽，他的外号：“穆希上校”。〕

穆希 (边跑边唱《马赛曲》)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琳·蕤 嘘，别吵，小妹妹刚睡着……

穆希 只不过是刚睡着！(又唱) “当当当当当……”

燕妮 小穆希，乖儿子，听话！

穆希 妈妈阁下，穆希上校听从指挥！

琳·蕤 小苍蝇！调皮鬼！

穆希 (突然地) 琳·蕤阿姨，我肚子痛，哎呀，痛死啦！

燕妮 (摸一下穆希的头) 怕是肠胃炎又犯了。唉，这是我们家传的老病！

琳·蕤 (愤懑地) 什么家传的肠胃炎老病！这都是大不列颠这个鬼地方闹的！听说，我们住的这一带，地下水道里埋着二百年前犯霍乱病死的尸首、死尸！上帝在这儿也得肚子痛！

穆希 妈妈，妈妈，好痛啊！

燕妮 好孩子，忍着点，爸爸上街……取钱去了，等爸爸回来给穆希买回来治肚子痛的药。

穆希 妈妈，我不吃药，我不吃药！  
燕妮 那就给穆希带回来好吃的蛋糕。  
穆希 只不过是蛋糕！  
燕妮 还有好玩的。  
穆希 宝剑！  
燕妮 还有长矛！  
穆希 万岁！爸爸！（拿桌上的鹅毛笔）那我要插满鹅毛！  
燕妮 别动，这是刚刚开始用的鹅毛笔！  
琳蕻 穆希上校，我给你早准备好啦，妈妈用过的鹅毛笔。看！  
穆希 万岁，琳蕻阿姨！（头上插满鹅毛，唱《马赛曲》）“我们要前仆后继战斗，踏上父兄们的道路……”  
〔敲门声大作。〕  
琳蕻 嘘，谁在敲门？  
〔内声：“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穆希 （蹑足走向门窥视，转身悄悄地）只不过是房东老太太！  
〔内高声：“马克思在家吗？”〕  
琳蕻 马克思大博士他不在家！  
〔扎黑色头巾的房东太太上。〕  
房东 （阴沉地）马克思他在家吗？（掏出折叠眼镜，戴上寻视）马克思躲起来不成，今天不还清房租，大博士也不成！马上给我搬家！  
琳蕻 什么？  
房东 （厉声地）搬——家！  
穆希 （咋舌）妈妈！  
燕妮 搬家！  
房东 （向燕妮低语）还有你借的那笔债！也早过期该还啦！  
燕妮 呃，房东太太，请您再宽容几天？  
房东 宽容几天？我们又不是救济院！反正我已经讲啦，再不还，就封门搬家！（急下）  
琳蕻 （学穆希口气）只不过是搬家！搬家就搬家，反正这儿也不象个家！这个该死的房东太太，心肠狠毒，还外加放高利贷！

〔又一阵暴烈的敲门声。一个男声粗声粗气地：“喂，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燕妮等三人相视无语。穆希悄悄地向门后窥视。〕  
〔男声：“喂，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穆希 （作鬼脸）只不过是面包师傅！哈喽！送面包来啦！（作手势令燕妮、琳蕻下）  
〔一个满脸大胡子的面包师傅气冲冲地走上。〕  
师傅 马克思先生在哪儿？  
穆希 马克思先生他在那儿！  
师傅 哪儿？  
穆希 （挤了挤眼睛）他在楼上！  
师傅 楼——上？（望了一下）  
〔穆希趁机溜出去。〕  
琳蕻 （故作亲热状）哎呀，面包师傅来了，快请坐！  
师傅 请坐？（尴尬地笑了一笑，坐了下去，三只腿的椅子差点摔了他一个跟斗）这——  
琳蕻 哎呀，您看，这可真叫对不起！  
师傅 哼，马克思先生真的在楼上？  
琳蕻 在楼上？是啊在楼上！师傅是来给他送面包的？  
师傅 我是找他要账的！这是半个月来你们的欠款单！我们的老板发话啦，说是再不还清这笔钱，面包从今天起就停送啦！  
琳蕻 哟，从今天起停送？  
师傅 那当然！老板叫我问到底还不还？  
琳蕻 还不还？那当然……  
师傅 当然什么？  
琳蕻 当然，呃，当然要问马克思先生！  
师傅 唉，早知道跟你费这话干什么？马克思先生！喂，马克思先生！  
〔燕妮整装出现。〕  
燕妮 吵什么？

师傅 呃，马克思夫——人！对不起，马克思先生他……

燕妮 马克思先生在楼上写书哪。你这么大吵大嚷地干什么？

师傅 写书？（神圣地）写书！……对不起，老板派我要账的！（递账单）

燕妮 （一眼都不看）今天，马克思先生有一笔汇款来。明天，一定还！

师傅 明天？对不起，老板说了：钱不还清，面包不送啦。夫人再见！（欲下）  
〔穆希手持两个长面包悄悄上，和面包师傅相撞，连忙将面包藏在身后。二人对视转了一圈。〕

师傅 哎，小家伙！你——偷我的面包！

穆希 什么偷，每天都是你送我拿，今天只不过是，只不过是——一切照旧！

师傅 小犹太佬！你还我面包！（夺）

穆希 妈妈！

燕妮 （伤心地）穆希！

琳蕻 （急中生智，将面包抢到手）你这叫什么面包，你想白给我们还不要呢！你们这群奸商！强盗！黑心狼！你看看，你们这面包里掺了多少假？有明矾，有滑石面儿，有贝壳粉，有锯末子！还有蜘蛛网！

穆希 还有蟑螂屎！

琳蕻 对！还有，还有……

燕妮 ——共有二十种！

师傅 什么二、二十种！

燕妮 对！你不是问马克思先生干什么吗？他就是在写书，来揭露布尔乔亚……

琳蕻 就是你的大老板们……魔鬼心肠，做这种面包，人吃了都会肚子痛的！呃，我们的穆希就是吃了这样的面包，害了大病，现在还肚子痛哪！

穆希 哎呀，我肚子好痛啊……

师傅 呃，既然如此，那就把面包还给我吧！

琳蕻 我们才不稀罕这个破面包，我们只不过是……

燕妮 只不过是——为马克思博士写书作凭证！

琳蕻 对，作凭证！

师傅 作凭证？好！作凭证！（去而复返）不过，老板叫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明天再不还钱，我们的老板连这样的面包也不叫送啦，非常抱歉。再见！（下）

穆希 哈，只不过是再——见！万——岁！（大笑）  
〔燕妮也跟着笑了起来，琳蕻几乎笑出了眼泪。〕

穆希 妈咪，快来吃面包！

琳蕻 小姐，快先吃点吧，管它掺十种、二十种的假！

穆希 妈咪，快吃！

燕妮 可是，明天呢！  
〔冷场。钟声响了。〕

琳蕻 哎，钟响了，邮差老哥该来了！不是说恩格斯今天要寄钱来的吗？

燕妮 是啊，不然的话，房东太太、商店老板，面包钱、菜钱、煤钱、皇家捐、市政税都要逼债来啦！（打开她那心爱的小银匣）小钱匣全空了，那些流亡伦敦的朋友们也……（企盼地）恩格斯，弗雷德，我的好将军！  
〔门外车铃响声。〕

穆希 来啦，邮差老哥来啦！  
〔门外声：“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穆希 在家，在家！（出迎）  
〔红鼻头的邮差从门外露出头来。〕

邮差 唉，只不过是马克思的公子小穆希！（打了一下响嗝）

穆希 有信来？

邮差 当然！（掏信）

穆希 是，是——恩格斯先生寄来的？

邮差 嗯哼，恩格斯先生！（看信）  
〔燕妮与琳蕻欣喜。〕

穆希 快给我！

邮差 好！（递信）慢！  
〔燕妮、琳蕻一愣。〕

穆希 怎么？

邮差 要先交两个先令！

穆希 红鼻子老哥，为什么？  
邮差 小朋友，快掏两个先令吧！  
穆希 为什么？  
邮差 你们的恩格斯先生他忘了贴邮票！  
穆希 啊！  
琳蕙 天哪，我的将军！  
燕妮 邮差先生，没有恩格斯先生寄来的汇款单吗？  
邮差 什么？汇款单？对不起，没有，我记得没有。（查手上单据）嗯，是没有！  
琳蕙 将军的钱没寄来，倒要我们替它补上邮票钱！天哪，老哥你是不是又喝多啦？  
邮差 我喝是喝了点，但没喝多。怎么样，夫人，快交两个先令把欠资信收下吧！  
燕妮 （尴尬地审视了一下钱匣）呃，等一等明天马克思先生回来再说吧！  
邮差 只要两个先令……  
燕妮 我们倒不是为了这两个先令……是要问一问马克思先生，有没有必要看这封信！  
邮差 什么？马克思有没有必要看恩格斯的信！？我倒好象真的喝多啦！对不起，再见，夫人。（下）  
〔冷场。内室传来婴儿的号啕声。〕  
燕妮 我的爱琳娜！（跑下）  
穆希 阿——姨！我痛！肚子痛！  
琳蕙 我的小穆希！  
〔轻轻的敲门声。〕  
琳蕙 谁？  
〔回答声：“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琳蕙 又是谁？  
〔穆希捂住肚子一望，

立即忘了疼，跑回。

穆希 琳蕙阿姨，坏啦，坏啦！  
琳蕙 什么坏啦？  
穆希 只不过是……  
琳蕙 是谁？  
穆希 （惊恐地）警——察！  
琳蕙 什么，警察？  
〔戴锃亮钢盔的警察轻轻地上。〕  
警察 对不起，马克思大博士在家吗？  
琳蕙 呃，马克思大博士，他，他不在家！  
警察 （一怔）难道真的弄误会啦？  
琳蕙 什么误会？（急忙应付地）呃，博士他在家！  
警察 （得意地）果然不出所料！  
琳蕙 他，他料什么？  
警察 那就请真正的马克思博士出来见见面



吧！

琳 蓿 真正的？！坏啦！呃，马克思大博士，他在楼上写书哪，不许任何人打搅！

警察 呃，真对不起！那马克思夫人……

琳 蓿 夫人，她也不在家！  
〔燕妮不合时宜地出现了。〕

警察 那这位是……

琳 蓿 她，她，她……

燕 妮 〔坦然地〕我就是马克思夫人！

琳 蓿 唉！

警察 对不起，夫人。非常抱歉，我想叫您作一个证人。（示手上银器）看，这是一套贵族祖传的银器。它们是您的吗？

燕 妮 是的。

警察 您可能说出这套银器上的记号？

燕 妮 它们是阿盖尔家族的祖传银器，上面有飞鹰的记号。

警察 上面还有什么文书记号？

燕 妮 上面刻着祖传的格言。

警察 什么格言？

燕 妮 “以公正为本”。

警察 〔审视银器〕“以公正为本”。好，完全一致。这证实了这套银器确属夫人所有。现在将它交还给您。尊贵的夫人，〔稍顿〕还要打犹您的是，请夫人再证实一下，〔指外面〕这个人是个盗窃诈骗犯！

燕 妮 谁？

警察 〔警察推上一个用黑布蒙上眼睛的人。〕他自称是什么马克思博士，竟敢冒充是您的丈夫！……既然，您的丈夫马克思博士现在在楼上写书，毋庸置疑，他当然是假马克思。他不仅从您这里偷走这套银器，而且冒充马克思的大名到当铺去典当，当场被本人拿获！无可怀疑，他肯定是个诈骗盗窃犯！但是他却一口否认，咬定他就是马克思博士。本人恳求您协助我当面揭穿他的伪装，使本人能够忠实地履行女王陛下对我的委托！请夫人对证！

〔警察打开蒙着的黑布。这个人的真面目露出来了。〕

〔短暂的冷场。〕

穆 希 〔一直躲在大人身后，突然大叫一声〕爸——爸！

燕 妮 卡——尔！

马克思 穆希！燕妮！

警察 〔向琳蓿〕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琳 蓿 他是谁？他就是真正的马克思大博士。

警察 什么？他就是博士？那在楼上写书的是哪一位？

琳 蓿 都是。

警察 什么？

琳 蓿 楼上楼下就这一位马克思！〔笑向马克思〕老摩尔！

马克思 琳蓿！

〔燕妮、琳蓿和穆希环绕马克思大笑。〕

警察 〔尴尬地向马克思〕马克思博、博士，闹误会啦！

马克思 〔风趣地〕我一路来就跟你讲：闹误会啦！可你就是不相信这个客观存在，主观地认定我是假马克思。我说：警察大人，你这样做是违犯英国大宪章的，是犯了诬告罪！可是，你不相信，非要闯进我的住宅，你这又是继续违犯了Magna Charta，又犯下了闯人民宅罪。（大笑）

警察 这、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天大的误会！请原谅，对不起，对不起，再见，博士！再见，夫人！再见，公子！（匆忙离去）

〔全家惊喜地对视。〕

穆 希 〔突然〕这只不过是一场天大的误会！（一下窜上马克思的脖子）爸——爸！〔麻利地骑上马克思的肩头〕老摩尔！

马克思 穆希上校阁下，有什么吩咐？

穆 希 备好战车，开拔！

马克思 是，上校阁下！

琳 蓿 看这爷儿俩，又犯上疯魔啦。

燕妮 穆希！爸爸辛苦了一天，快叫爸爸好好休息。

马克思 (用破椅子作车，栓两根绳子套好自己)这就是最好的休息。上校阁下，赶快上车，出发！

穆希 (坐在三条腿的椅子上，手拉两根缰绳，把马克思当成马，抖动绳子)驾，驾！朝着古希腊前进！嘻嘻，驾！

燕妮 穆希！老摩尔！唉，真拿你们爷儿俩没办法，一个小孩子，一个大孩子。  
〔穆希花样翻新，用绳将马克思绑起来。〕

燕妮 穆希你又要干什么？

穆希 我是天王老爷宙斯，把他这个什么来着……

燕妮 普罗米修斯——给人类盗取天火带来光明和温暖的人。

穆希 对，把你钉在岩石上！（虚拟动作）还要叫老鹰来（装老鹰）每天每天吃你的心肝！  
〔琳薇端碗上。〕

琳薇 别吃心肝啦，快吃点土豆吧！

穆希 (朗诵起埃斯库罗斯的诗剧)“劝你改掉你这固执的性情，寻求那，那，那……”妈妈，那什么？

燕妮 (哭笑不得)“明智的容忍……”

穆希 对！“明智的容忍”，哎，下边……

燕妮 下边是：“你就顺从那天王老爷宙斯吧！”

马克思 (朗诵地)“让天王宙斯凭暴力的狂风，把我的身体高举在空中，投进那黑暗的深渊里；可是无论如何，(燕妮、穆希参加进来朗诵)他永远别想整死我！”

琳薇 要想不死，还得吃东西！快吃吧，天王大老爷！

〔众笑。〕

马克思 (突然想起了什么，走近桌子，念念有词地写)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的普

罗米修斯，被钉在岩石上……

〔燕妮等皆不敢干扰他。马克思疾书。〕

〔钟声响了。〕

〔婴儿啼哭声。燕妮下抱婴儿复上。〕

马克思 啊，我的爱琳娜。(从燕妮手中抱过)别哭，喔喔，爸爸给你唱个摇篮曲。怎么，不爱听？想听《马赛曲》！……唉，爱琳娜呀爱琳娜，谁说你是女孩子？你是个男子汉，是妈咪生你的时候，上帝把性别给弄错啦！笑啦，笑啦！笑啦！哎，小燕妮和劳拉呢？

燕妮 还没有放学回来。

马克思 两个可怜的小姑娘，连条花裙子都没的穿！

燕妮 还穿花裙子，连面包都没的吃，连房子都没的住啦！

马克思 怎么，啊！噢！饥饿、困苦、贫病交加！（又坐下写）

〔外面人声：“马克思先生回来了吗？”〕

众人 谁？

〔琳薇急上。〕

琳薇 坏啦，房东领着警察来啦！

马克思 干什么？（继续写）

燕妮 怕是要赶我们搬家！

马克思 啊？！（摆手）就说，马克思不在家。（继续写）

琳薇 (向外)马克思不在家！

〔房东太太与警察上。〕

〔马克思欲躲已经来不及了。〕

房东 马克思先生，您在家呀！对不起，拖欠的房租、还有尊敬的夫人借的那笔债，已经是一推再推啦！

马克思 房东太太……

房东 房东太太！我不需要再听你这位犹太博士的雄辩啦，我们英国的俗话讲得好：事实胜于雄辩！

马克思 事实是——

房东 事实是你这位大博士白白住了我们三个月的房子，一个先令也没有付！因此，我要你们立刻搬家，而且，还要

立刻交出所欠房租，不然的话……

马克思 不然的话，您要？

房东 我要诉诸法律！

警察 (立在一旁门神般地手持证件)根据大不列颠法律，你们要立刻搬出本住宅，室内家俱全部拍卖！

众人 啊！

警察 (微笑地)本法警此次因执行法律，并非私入民宅！请马克思博士查看证书！

马克思 (摆了一下手)……

穆希 爸爸！

琳蓿 小姐！

燕妮 卡尔！

警察 本法警现在开始查封一切家具。(用封条封存起椅子，包括三条腿的椅子、书桌、小凳、银器匣，以至于一个金发碧眼的大洋娃娃……)

穆希 (上去欲夺)这是我小姐的娃娃，不许你动！(见警察不松手，用牙咬警察，乘警察喊痛之际，夺到怀中，紧紧抱住)……

燕妮 (嚎叫)穆——希！

穆希 妈——妈！？

〔婴儿的大哭声。〕

琳蓿 圣母玛丽亚，保佑吧！

马克思 琳蓿，你就是圣母玛丽亚！自己保佑自己吧！(向警察)别的你可以封存，这些稿件不许你们动一根指头！

房东 (用折叠眼镜审视)废纸一堆。嗯，也可以论磅卖了顶账嘛！

马克思 什么！(抱住稿纸不放)

警察 (向外挥手)快进来抬走！

房东 (尖叫)抬走！快！

穆希 爸爸、妈妈呀！(与婴儿哭声搅成一片)

〔冷场瞬间。〕

〔从外面走进来一位仪表堂堂、绅士装束的中年人，他威严而又慈祥，稳重而又潇洒。〕

这个人 (笑容可掬地向警察)阁下，把这些破烂家具都要抬走吗？

警察 是的。

这个人 抬走它们干什么？

房东 拍卖抵债！

这个人 抵什么钱的债？

房东 一十九磅六先令五便士。

这个人 把这些破烂家具加在一起也值不了两金磅啊！

房东 是嘛，这真是便宜他们啦。

这个人 不能便宜他们，我看应该照价付款！(掏出支票签字)

房东 什么？(看这个人在支票上签字)你替他们还债，啊？弗雷德里希·恩——格——斯！

〔如在梦中的马克思抱着稿纸和地球仪，燕妮抱着孩子，琳蓿抱着银器匣，穆希抱着洋娃娃，都痴痴呆呆地望着这位来客，一声“恩格斯”，象一声春雷，把全家震醒过来。〕

众人 恩格斯！

穆希 (跑过去端详)啊，只不过是将军！

恩格斯 上校阁下！

穆希 将军阁下！穆希上校向您致敬！(抱住恩格斯)

〔警察与房东感到莫名其妙。〕

警察 将、将军阁下？

恩格斯 警察阁下，您到这儿有什么贵干哪？

警察 报告将军阁下，我是奉上司旨意，根据大英帝国的法律办事。

恩格斯 事办完啦？

警察 (向房东)办、办完了吗？

房东 办完啦！

恩格斯 那我请你按照大英帝国的法律办事，无事不准在私人住宅停留！

警察 是，将军阁下！(欲走)

恩格斯 回来，(命令地)把封条扯走！

警察 是，把封条扯走！(扯封条)

房东 (又是一副面孔)感谢您，我可尊敬的财神，(老女性的温柔)您这大胡子长



得可真漂亮啊!(走近,猝不及防吻了恩格斯一下,手拿支票俏皮地走了)

警察 将军阁下,还有什么吩咐?

恩格斯 (玩笑地)劳驾请把外面的箱子搬进来!

警察 是!将军阁下。(下)

[室内的人这时才象化了冻似地活跃起来,同时寒暄。

恩格斯 摩尔,摩尔,我的大胡子老摩尔!

马克思 我亲爱的恩格斯!

燕妮 恩格斯!

恩格斯 亲爱的燕妮夫人!(见琳薇)啊,我亲爱的小琳薇!

琳薇 我亲爱的将军!

穆希 万岁,将军阁下!

琳薇 这真是:魔鬼走了,天神到了!

燕妮 应当说:天神到了,魔鬼走了!

马克思 这简直象古希腊的戏台一样,机关布景,大变活人,从天花板的机关里吊下一位真神来!

[众大笑。

[警察蹒跚提皮包、箱子上场。

警察 报告,将军阁下!我可以走了吧!

恩格斯 嗯哼,麻烦您啦!

警察 不敢当!能为将军阁下效劳,我感到非常——荣幸。再见!(敬礼转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将军阁下!(速退下)

[众笑。

[恩格斯从箱子里拿出礼物送礼。

恩格斯 (打开包裹)尊敬的夫人,这是给您的披肩和棉纱。

燕妮 棉纱,太好啦,我正等着用棉纱缝缝补补哪!

恩格斯 反正我的老头子开纱厂,有的是,尽管你用!(拿出一顶特别花花鲜艳的大帽子)琳薇女士,这顶花帽子怎么样?

琳薇 哎——哟,我怎么能戴这么花花的大帽子啊!小姐你看!(自己戴帽子,

引起哄堂大笑)

燕妮 (风趣地)哎呀,可太漂亮啦!琳薇,我都嫉妒你啦。

恩格斯 琳薇女士,我这儿还要单独给您二十先令做零用。

马克思 (玩笑地)送这么个花帽子和这么多的零用钱,弗雷德老弟,你是别有企图吧?

恩格斯 当然有!(向琳薇耳语)我是想请你到我们家里去。

琳薇 侍候你和你的爱尔兰媳妇?

恩格斯 不,不,不,是请您去当管家司令。

燕妮 那还是在我们这儿当管家司令吧!

马克思 是啊,燕妮是我们家的元首,而琳薇是管家司令……

恩格斯 那你呢,摩尔?

马克思 我?唉,是她们二位忠顺的奴仆。

燕妮 将军,不要听他一面之词,其实,他呀,他是我们家的太上皇。

[众笑。恩格斯拿出两件小巧精致漂亮的连衣裙。

恩格斯 哎,小燕妮和劳拉呢?

燕妮 还没有放学回来。

恩格斯 这是给小燕妮和劳拉的连衣裙!

燕妮 这么漂亮!

琳薇 小燕妮和劳拉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新这么漂亮的衣服!

恩格斯 小燕妮十一岁,劳拉十岁,决不能再穿得破破烂烂的,女孩子嘛,理所应当当地要打扮得象花儿一样美丽!

穆希 将军,那我呢?

恩格斯 上校阁下,那当然不能打扮都象花儿一样美丽,要象骑士一样英俊。看,我给你带来的是什麼?(打开一件小斗篷)

穆希 (拿过去喜极,但故意地)只不过是件小斗篷!(披起,唱着《马赛曲》)

“我们要前仆后继战斗,  
踏上父兄们的道路!”

嗒嗒嗒……(冲下)

〔马克思故意咳嗽两声。

恩格斯 至于老摩尔嘛，看，这一箱全是送给你的！

马克思 什么？

恩格斯 稿纸。

马克思 稿纸！这可真是救了急啦！

恩格斯 还有……

马克思 什么？

恩格斯 (小声地)葡萄酒！

马克思 乌——拉！

燕妮 将军！

恩格斯 慢点，我还要把我老妈妈送给我的话转送给你：“孩子，酒嘛少喝点还是可以的，可千万别喝成英国佬那样红红的酒糟鼻子！”

马克思 千万别喝成英国佬那样的红鼻子。(大笑)

恩格斯 燕妮，我这儿还有一笔专款。

燕妮 给流亡伦敦的朋友们？

恩格斯 对，听说你有一个宝匣子？

燕妮 全都空啦。

恩格斯 (递钞票)装满它。

马克思 哎呀，恩格斯老弟，你来为什么也不先写个信啊！

恩格斯 我写啦！

马克思 写啦？

燕妮 信是写啦，可是没有贴邮票。

恩格斯 (恍然)哎呀，是忘了贴邮票啦！不过，我还汇来了一笔款子。

燕妮 汇款！

恩格斯 对。

琳 薇 见鬼去吧，那个红鼻头的邮差说，根本没有什么汇款。

恩格斯 那可真是活见鬼啦！

〔外面人声：“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燕妮 又是谁？

琳 薇 (探视)唉，真是说到神鬼，神鬼就到！红鼻头邮差！

邮 差 (露头)呃，对、对不起，刚才我是我漏、漏掉啦。这是恩格斯先生寄来的

汇款单！

琳 薇 刚才你干什么去啦？

邮 差 (打嗝)刚才，我喝了杯——呃，那个……

琳 薇 什么？(插腰怒吼)一杯辣水，你就叫魔鬼把魂灵给勾走啦！你这可真叫：菜都吃完了你才送来辣酱油！

恩格斯 (接过汇款单)快走吧，亲爱的英国佬。(严肃地)酒嘛，可以喝点，但是不能象你这样喝成个红红的酒糟鼻子嘛！

邮 差 (捂住鼻子)嘿嘿，您真会开玩笑！博士阁下。

恩格斯 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曼彻斯特的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炮兵！

琳 薇 将——军！

邮 差 啊，为炮兵将军阁下的健康而干杯。再见！(急下)

琳 薇 蠢人，蠢人中的蠢人，双料的蠢人！

恩格斯 唉，他只是个可怜的小邮差。酒醒时，万般如意，酒醒后，一切全非！(欲坐下)

琳 薇 哎呀，小心点，三条腿儿！

恩格斯 (环视，无限感慨地)……摩尔，摩尔，大胡子老摩尔！(几乎是一字一泪)你们住在这样的地方，(挥动双拳)过着这样的生活！

〔冷场。

燕妮 亲爱的恩格斯，我们倒没有什么，只是摩尔他……他……整天要忍受这里的一切：贫困、饥饿、恐怖和屈辱……

〔内室女婴儿的哭声，穆希在喊着：

“妈咪，我的肚子好痛啊！”

〔街头的马车、马蹄声。

燕妮 呃，对不起！爱琳娜在哭，小穆希的肚子痛得厉害……

恩格斯 亲爱的燕妮，(掏提包)我这里还带来了奶粉和药……

燕妮 谢谢！（咽哽下）

马克思 （出人意外的妙论）看起来，马尔萨斯神父的人口理论，在我们家里还起着作用：土地生产能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例呀！……这使我这样多子女的爸爸非常、非常狼狈，可以说是狼狈不堪！（自我解嘲地）我的生育比我的工作（沉重地）更多产哪！  
〔婴儿的哭声。

〔沉重的钟声。

恩格斯 我这次来伦敦的心情，本来是十分高兴的，我高兴的是，我终于要和我那老头子分手啦，我终于要和我的资产阶级生活告别啦！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摩尔，你们过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写作没有保障！活下去都没有保障！革命嘛，更没有保障！……看起来，我还要继续做生意，做个买卖人，做个资产者，而且要做个工厂主，也就是做一个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工厂主！赚钱的牲口！我还得回去，看老头子的脸色！我穿衣吃饭要看他的脸色，我哭我笑要看他的脸色，我放一个屁，也要看他的脸色！还要时时刻刻警惕他来查我的假账哪！这样下去，我会短命，很快就会死的！

马克思 弗雷德！你，你可万万死不得啊！

恩格斯 我死了倒好啦！我还有一笔遗产。我已经写好了遗嘱：卡尔·马克思是我全部遗产的继承人！

马克思 弗雷德，我的好兄弟！你真会寻开心！

恩格斯 这不是寻开心！希腊的演说家说得好：要帮助贫寒的朋友……

马克思 必须谋取人间的财富！

恩格斯 对，必须谋取人间的财富！

马克思 恩格斯，你这都是为了我，叫你违心地干着你最憎恨的勾当！

恩格斯 不！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工作！

马克思 为了我们的革命工作！是啊，我们都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啦，不是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啦！那时候以为敲完第一遍钟响，喊一声：冲啊，不等第二遍钟响，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立即成功啦！可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和共产主义同盟解散以后，我认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喊几声口号放几声空炮是打不倒的！需要长期的斗争！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指着台下）一百年以后的人们，他们也许还要经过长时期的苦斗哪！

〔钟声。

马克思 所以，我想用鹅毛笔，用解剖刀，用显微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活细胞，放在实验台上……（忘情地）你看，我从大英博物馆已经抄录大量资料，我收集新旧大陆各国政府的大量档案，（找稿子）这里还有你送来的工人运动、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的第一手材料！……我从前写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现在，我要写一部……

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的巨著！？

马克思 只能算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长卷！要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叫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恩格斯 工人阶级的福音？

马克思 资产阶级的丧钟！

恩格斯 是重炮吗？

马克思 是向资产者发射的最厉害的重炮！

〔钟声响了。夜幕降临。

〔琳蕻掌灯上。

〔天幕上的圆形巨灯亮了，发出蓝绿色的荧光。

恩格斯 万岁！

马克思 万岁！

琳蕻 两个老伙计又发癫啦！

恩格斯 琳蕻，拿酒来！

〔琳蕻转身打开冒沫的美酒，象变戏法似的摆上两只酒杯，斟满。

马克思 来，干杯！  
恩格斯 琳薇，一起干！  
琳 薇 让布尔乔亚们见鬼去吧！（干杯。下）  
〔钟声。  
〔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兴奋地在斗室里绕过破旧桌椅，边走边谈。  
恩格斯 你的这部伟大著作，赶快动笔吧！新旧大陆的工人阶级都在等着哪！人们的情绪，在酝酿，在发酵，在走向沸腾，要趁热打铁！歌德写得好：“今天不动手，明天完不成。”  
马克思 “抓紧头发根，丝毫别松劲！”  
恩格斯 你准备多长时间完成它？  
马克思 （脱口而出）五个星期！（沉思一下）顶多六个星期！  
恩格斯 六个星期！完成这么一部巨著？  
马克思 只要给我安静的生活和时间！  
〔马蹄声、车轮声如从屋顶轧过。  
恩格斯 写吧，写吧！不过适可而止，不要太过于认真啦，我总担心你的健康！  
马克思 我的健康算什么？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给工人阶级提供的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呀！  
恩格斯 关于国际工人的联合组织问题……  
马克思 我们是要努力把各国工人运动组织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啊！  
〔钟声。  
恩格斯 流逝的时间太快，相聚的时间太短，对我来讲，这里，只有这里才是我灵魂的天堂！现在，我只好又要回到人间的地狱里去啦！  
马克思 恩格斯，我最忠实的朋友！  
恩格斯 再见！祝你健康！  
马克思 祝你健康！（深情地）永不相忘！  
〔恩格斯隐去。  
〔钟声。  
马克思 “抓紧头发根，丝毫别松劲！”（兴奋起来，哼起了《马赛曲》）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幕后，小穆希的叫喊声：“妈妈，妈——妈！”

〔燕妮突然奔上。

燕 妮 摩尔，摩尔！天哪，小穆希他……

马克思 小穆希，他怎么啦！？

燕 妮 他浑身发烫，直抽筋，昏过去啦，天哪，太可怕啦！小穆希！恐怕……

马克思 什么！？我的小穆——希！

〔暗转。

〔钟声。黎明前，夜黑人静。

马克思 （忍痛地）穆希，穆——希，穆——希！爸爸在叫你，你听见了吗？（他用恩格斯送的小斗篷裹着穆希，紧紧地抱在怀里）

穆 希 （高烧状态，唱）

“我们要前仆后继战斗，  
踏上父兄的道路……”

马克思 穆希，穆希！你醒过来吗？

穆 希 啊？爸爸！

马克思 穆希，你怎么啦！？

穆 希 没有事，（克制地）只不过是肚子有点痛！

马克思 穆希，爸爸给你轻轻地揉一揉……

穆 希 爸爸，没事儿，穆希是死不了的！

马克思 穆——希！

穆 希 哎，爸爸，死是怎么回事？

马克思 穆希，爸爸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穆 希 爸爸，你懂的那么多，那么多，怎么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爸爸，我知道！你和妈妈常常讲过……

〔燕妮拭泪轻轻上。马克思作手势不让她作声。

穆 希 “死，对于死者不是不幸，对于生者倒是不幸！”爸爸，生者是什么意思？死者又是什么意思？你不告诉我，小穆希也懂：生者是我们，死者就是小弟弟和小妹妹！

〔幕后来小爱琳娜的哭声。

穆 希 小弟弟死的时候，没有棺材！我们只

不过是没有钱……哎，爸爸，我要是死了，不要棺材，只不过是是个小匣子嘛！

燕妮（大恸）我的小穆希呀！

穆希 妈——妈！（兴奋地）妈妈，别哭，妈妈教我，勇敢的孩子不哭，世界属于勇敢的人，小穆希就不哭！（背诵）

“让天王老爷把我举起，  
投向那黑暗的深渊里……”

哎，爸爸，妈妈，下面怎么说来着？

马克思  
燕妮

（忍泪）“可是无论如何，  
他永远别想整死我！”

穆希 妈妈比爸爸朗诵得好！“他永远别想整死……”（死去）

〔冷场。

马克思 穆希！

燕妮 穆希！

马克思 穆——希！

燕妮

〔长时间停顿。

燕妮（将穆希从马克思手中接过，走向台口）穆希，穆希，我的心血骨肉！你慢慢走，慢慢走，去到地狱里找你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去吧！（停住）不过，小穆希要记好，在地狱的门口刻着这样的两句话——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胆怯都无济于事！”

（轻轻地下场）

〔钟声。

〔不知多长时间过去了。

〔场上只剩下马克思一个人。他站了起来，走向书桌，面对观众。

〔马克思安静地坐了下来，望着眼前的一个小小蜘蛛网，轻轻地用手抹开。

他拿起鹅毛笔开始写着；画外音：

“亲爱的恩格斯：

穆希死了……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我之所以还能够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时刻想念着你的友谊，时时刻刻地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人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马克思停笔踱步。

〔幕后低泣声。

〔马克思眼前出现了：穆希的身影化作苦难的童工身影；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女工的身影；挥动双臂男工的身影……

〔马克思眼前出现一八四八年街垒战斗的剪影……

马克思（疾步走向书桌，坐在圈椅上，打开了那卷稿纸动笔写起来。低声地）  
资——本——论！副题：政治经济学



批判! (突然, 又发现眼前飘动的蜘蛛网, 伸手抹去。接着, 拿起鹅毛笔奋起疾书) 伟大的诗人但丁说过: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胆怯都无济于事!

走自己的路,

让人家去说吧!”

〔钟声敲起。音乐。

——幕 落

## 第二幕 银婚纪念

**时 间** 一八六八年的一个夏日。

**地 点** 英国伦敦梅特兰公园附近马克思的寓所。

**布 景** 新搬迁的摆设。书桌、安乐椅依旧, 增添了几把新的椅子和一个大椭圆形餐桌。台口增加了一排栏杆。墙正面挂上了一幅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的油画。

〔幕启; 字幕; 画外音: “一八六八年夏, 距离第一幕已经十三年过去了。马克思的家庭生活有了转机。这天是他们全家喜庆的节日……”

〔在微光中, 钢琴奏响了。两位姑娘唱起一首抒情歌曲, 边唱边又各端一盆盆放在栏杆的横台上。马克思大女儿——小燕妮(二十四岁)端的是一盆雪白的百合花, 马克思二女儿——劳拉(二十三岁)端的是一盆紫红色玫瑰。

〔小燕妮黑油油的浓发, 明亮温柔的黑眼睛, 苹果一样的脸蛋, 翘鼻子, 迷人的小嘴, 整洁的牙齿, 流露出孩子般可爱而又善良的表情, 样子象父亲——卡尔·马克思。

〔劳拉比姐姐小一岁, 身材苗条, 举止文雅、明朗、潇洒、坦率。金色蓬松的卷发, 迷人的淡绿色的眼睛, 长长的睫毛, 闪耀着欢快的光芒。她长得花容月貌而不轻浮, 文静而不冷漠, 样子象母亲——燕妮·马克思。

〔音乐转入欢快。二人齐唱《Happy-birthday to You》唱到欢乐的高潮时, 插白: “亲爱的爸爸老摩尔,”

(唱) “祝你生日快乐!”

〔外面一个熟悉的声音: “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谁?

〔面包师傅捧一个大型生日蛋糕上场。

小燕妮  
劳拉

师 傅

(用低哑的嗓音唱着)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小燕妮

师 傅

面包师傅, 您好!

两位马克思千金——燕妮小姐, 劳拉小姐! 你们好! (得意地) 这是马克思夫人定做的生日蛋糕! 马克思博士五十岁大寿! 整整五十根蜡烛! 这顶上还有个长着翅膀的小爱神举着阿拉伯字码“25”, 二十五年哪! 一对夫妻, 恩恩爱爱了二十五年哪, 真难得呀, 要不, 怎么叫银婚纪念(注: 西方风俗)哪! 看, 这奶油浇的玫瑰花, 巧克力做的小花蕾……这可全是货真价实, 毫不掺假呀!

小燕妮

师 傅

真的没有掺假?

没有! 我们可是十多年的老主道啦! (想起过去也觉好笑) 掺假! 唉, 那年, 你们的弟弟小穆希抱了面包就跑, 我问他, 马克思先生在哪里? 他说: 在楼上! ……看, 这十多年过去啦, 你们真的住到楼上来啦! 玫瑰花, 百合花! 呃, 对不起, 上了几岁年纪, 就爱唠叨啦! 再见, 小姐, 上帝保佑你们早一天找到好女婿! 等你们银婚纪念的时候, 我再做个比这个还要大的大蛋糕! 决不掺假! 再见! (下)

劳 拉

这老师傅, 可真有意思! 等我们银婚

纪念的时候……(沉浸在幸福中)

小燕妮 (深沉地)可怜了小穆希!(从桌上抱起第一幕出现过的那个玩具娃娃)

劳拉 (感触地)我们的小穆希!

小燕妮 劳——拉!

劳拉 小燕妮!

〔小燕妮、劳拉相偎、哭泣。〕

小燕妮 呃,今天是喜庆的日子,我们不哭! 劳拉!

劳拉 我们不哭!小燕妮!

小燕妮 (咽哽地)不哭!

劳拉 不——哭!

〔外面尖噪的声音:“马克思夫人在家吗?”〕

小燕妮 谁?

劳拉 (惊恐地)啊,那个老房东太太!

小燕妮 这个放高利贷的老巫婆!

劳拉 她干什么来啦!?老妖怪!

〔房东太太上。她比前幕年老得多,她的出现带来预兆不祥的暗影。〕

房东 (笑里藏刀地)哎呀,两位马克思小姐,小燕妮和劳拉!十来年长得这么漂亮啦!(亲热,过火地捏她们的脸蛋)象一对百灵鸟!(环视)房间里这么亮堂,摆设这么辉煌!……噢,生日的蛋糕,银婚纪念,喝!还买了一架钢琴……

小燕妮 这是租来的!

房东 租来的?

劳拉 等于一堆破铜烂铁!呃,这是妈咪说的!

房东 妈咪!你们的妈咪呢?

劳拉 妈咪上街去啦,很快就要回来!

小燕妮 呃,妈咪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

房东 那,马克思先生呢?

小燕妮 呃,那谁知道!

劳拉 是啊,没有谁知道!

房东 好,等你妈咪回来,告诉她,我找她……(阴沉地)呃,是向她祝贺生日快乐来的!(转身急下)

小燕妮 这个老妖精找妈咪干什么?

劳拉 哎呀,她好凶啊,吓得人心里怦怦怦地跳!

小燕妮 象《马克白》里的女巫!(思索地)她会不会来预报什么不幸的凶信哪!?

〔这时冲进来一个小女孩,声音几乎和穆希一样,但打扮却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而作风完全是个男孩气派,她就是小爱琳娜。第一幕怀抱中的婴儿已经长到十二、三岁的光景了,她的美丽脸色象母亲,面孔、眼睛象父亲。〕

爱琳娜 (唱《马赛曲》)“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亮相)

小燕妮 爱琳娜!

劳拉 小杜西!

爱琳娜 白鸚鵡!

小燕妮 中国皇太子!

爱琳娜 中国皇帝!

小燕妮 小古古!

爱琳娜 大奎奎!

〔姐妹三个围圈大笑大闹起来。〕

〔琳蓓上。她已经是四十五岁的妇人,了,但精神头儿依旧不减当年。〕

琳蓓 吵什么,吵什么!中国皇帝,(检查小燕妮装束,给戴上一顶小帽)白鸚鵡!(给劳拉也戴一顶小帽)中国皇太子!(给爱琳娜帽子整好)快去吧,人家都等急啦!

爱琳娜 快去干什么呀!

琳蓓 快去照——像!(装照像师)不许动! One Two Three……不许眨眼睛, SevenEight不许动脖子, Eleven 坚持,就快完了,还有二十下。

爱琳娜 (大笑)快完了还有二十下!

小燕妮 琳蓓阿姨,那你也去照一个。

劳拉 对!(突然给琳蓓戴上第一幕恩格斯赠送的花花鲜艳的大高帽子)戴上它照一个!

琳蓓 照就照!(把帽子摆正)你们看,怎么样?

劳拉 活象个骄傲的公主!

小燕妮 美丽的皇后！  
爱琳娜 庄严的皇太后！  
琳 薇 唉，出洋相的老太婆！  
〔众人笑。〕  
小燕妮 （焦急地）走吧，快一点！  
劳 拉 那么急呀，皇帝陛下？  
小燕妮 我还有最最最重要的事哪！  
劳 拉 什么事？哦，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燕妮 去，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小白鸚鵡，你和那位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保尔·拉法格，你们正沉浸在幸福的甜酒、爱情的蜜水里边，才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哪！  
劳 拉 姐，不许你讲，不许你讲！  
爱琳娜 哼，你们俩呀，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嘿嘿，我也有！  
琳 薇 什么，你也有？你有什么？  
爱琳娜 不能告诉你！嘘，这是不可告人的呀！  
小燕妮 快走吧，耍什么贫嘴！（与劳拉拉手）  
〔爱琳娜坐上，三人荡下。琳薇随下。〕  
〔空场片刻。〕  
〔一个身体健壮，二十七岁的年青人上。他长长的头发，一撮小胡子，长得黝黑，他的祖先混有黑人血统。他开始悄悄地走着，突然跑到栏杆处，望了一下百合花；然后转向玫瑰花，闻了一下，象醉了一般地低低地叫了一声：“劳拉！”他就是劳拉的未婚夫——保尔·拉法格。〕  
〔稍顷，劳拉上。〕  
拉法格 劳拉！（热情奔放地）亲爱的劳——拉！  
劳 拉 （文静、深情地）保——尔！  
拉法格 我知道你在此时此刻会来到我的身边！  
劳 拉 （眉目含情，笑而不露地）噢，你是个预言家？还是个会算命的吉卜赛老太婆？  
拉法格 不，这是由于我们、我们之间存在着

一种电——生物电！一种生物之间的电波反应！

劳 拉 （嘲弄地）到底不愧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可惜呀，只是一些庸俗唯物论讲义上的废话！

拉法格 劳拉！

劳 拉 保尔！你为什么不说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灵上的电波感应。

拉法格 心灵，还电波感应？

劳 拉 这是伟大诗人歌德说的。

拉法格 （蔑视地）又是诗人！诗人！哼！

劳 拉 诗人怎么啦！

拉法格 我最讨厌的就是诗人，只会胡说八扯写一些分行的长短句，那叫什么玩艺儿？

劳 拉 诗！伟大的诗！

拉法格 哼，诗，还伟大？诗应当从人类的生活中取消！

劳 拉 什么？您主张取消诗？

拉法格 未来的世界，必将是没有诗的世界！

劳 拉 什么！？天哪？没有诗的世界该是个什么样子，这是能够想象的吗，保尔？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莎士比亚、歌德、埃斯库罗斯、海涅、雪莱……生活该多么可怕、枯燥、寂寞、痛苦啊！

拉法格 可是，生活没有了罢课、讲演、示威、游行、街垒战斗……只能流亡在异邦外国，那才是真正的可怕、枯燥、寂寞、痛苦啊！仿佛生命停止了，被冻僵在严寒的冬天里！

劳 拉 严寒的冬天？（朗诵地）

“让预言的号角通过我的嘴巴，  
将昏睡的大地唤醒吧！  
如果严寒的冬天已经来了，  
西风啊，  
春天还会远吗！？”

拉法格 （激动地）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太好了！这是哪位气象学家的科学论述？



劳 拉 (忍不住地大笑起来)什么呀?这就是您要取消的伟大诗人雪莱写的《西风歌》!

拉法格 噢!有这样的诗!

劳 拉 (环指)还多着哪!哼,你要取消诗,那就把这些书都取消,把春天取消,把光明取消,把紫色的玫瑰花取消,把爱情也都取消!(小声地)把我,也取消!

拉法格 不,不,不!没有了你,就没有了一切,我亲爱的劳拉!在严寒的冬天里,我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卡尔·马克思的家里,才感到了春天的温暖!特别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起散步,一起谈笑,一起静坐……一起把摩尔写的《资本论》的序言翻译成法文……(掏出译稿)这才是我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刻!

劳 拉 不取消我给您朗诵的诗啦!

拉法格 只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哪怕取消了我自己!

劳 拉 保尔!

拉法格 (激动起来)劳拉,最亲爱的劳拉,答应我吧!

劳 拉 答应你什么?

拉法格 嫁给我吧!

劳 拉 (吓了一跳)不!保尔!

拉法格 如果你不答应,那我只有一条路……

劳 拉 一条什么路?

拉法格 (真诚地)自——杀!

劳 拉 (真害怕了)不,不,不,保尔,你可千万不能——(殷切嘱咐)自杀呀!那可就真的把你自已给取消啦!

拉法格 那你答应啦?

劳 拉 我——还不知道爸爸和妈咪怎么想……

拉法格 你的爸爸和妈咪怎么想,我根本不管!

劳 拉 (含愤地)保尔,你不管,那就算啦!

拉法格 什么?哎,哎,劳拉!可是爸爸和妈

咪到哪里去啦?

劳 拉 爸爸的病刚好,就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开会去了。

拉法格 去国际开会去了!

劳 拉 妈咪上街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回来……

拉法格 爸爸、妈咪由我来说!劳拉,只要你先答应我!

劳 拉 (含羞默认)……

拉法格 劳拉!(狂热地上前吻劳拉手,欲拥抱劳拉)

[劳拉无可奈何,轻轻地挡住拉法格的嘴巴。

[马克思——已是五十岁的老人,他须发斑白,身多疾病,但精神矍铄,上。

马克思 (看到这关键的一瞬,扭头咳了一声)咳,咳,咳……

劳 拉 (解围地推开拉法格)爸——爸!

马克思 嗯,我的小白鹦鹉!

拉法格 呃,您好!

马克思 哦,我和劳拉共同的朋友,拉法格先生你好!

[尴尬地冷场。

劳 拉 (掩饰地)爸,保尔和我用法文翻译了您写的《资本论》序言,已经翻译好啦!(递过译稿)

马克思 嗯,那可太好啦!(向拉法格)我应当谢谢你呀!

拉法格 谢谢我?我应当谢谢您!是您教我能为这部伟大不朽的巨著尽一点力量!

马克思 伟大、不朽的巨著!?

拉法格 是啊,我由衷地崇拜它呀!

马克思 保尔!我要公开地承认我是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学生。我信仰唯物主义辩证法,而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因此,我并不希望你这么由衷地崇拜它!(笑)呃,对不起,我和劳拉共同的朋友,难道你到我们家来,就是为了送这份翻译稿,听我讲述辩证法的吗?

拉法格 (流露着欧洲人坦率的性格)呃,我也是来看劳拉的!

劳拉 保尔!(羞怒之余,转向马克思耳语)他要自杀!(跑下)

马克思 (已经知道内情,故意不谈正题地)看,你的这种热情、奔放、不拘礼俗的性格,把我的小白鸚鵡给吓跑啦!(大笑)哈哈……

[拉法格也跟着尴尬地笑了。

马克思 保尔呀,保尔!你是一个漂亮、有知识、混身有使不完劲儿的好小伙子!(一直没有坐下,向拉法格的胸脯捶了两下)您还是一个出色的体操家!

拉法格 呃,您请坐!

马克思 我混身都痛,还是站着比坐着的好!

拉法格 混身痛,来,我给您看一看,治一治!

马克思 你这位怀疑医学的医学院学生,能治好我的这个到处是病的病人模型?(笑)保尔,我不否认你的医术,但我更相信你是一个革命的煽动家,宣传家,实干家!(知心地)保尔,我刚从国际开会回来,我一直在苦想:“我们应该训练为宣传共产主义的人才!(拉住拉法格的手)我因为大病一场,很久没有参加国际的总委员会了。今天是病后第一次参加会,我深深地感到:要宣传真正的共产主义啊,不能象在会上那些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派,左的、右的、不左不右的大杂烩!我多么希望在我死了以后……

拉法格 您会健康长寿的!哦,今天是您五十大寿,我还忘了向您祝寿:Happy birthday to you!

马克思 哎,哎,别来小孩子这套!喂,小伙子,你到底对劳拉怎么样?

拉法格 我,我,我爱她!

马克思 说下去!

拉法格 我爱她!

马克思 说下去!

拉法格 我太爱她啦!

马克思 唉,一点诗意外采都没有,还想跟我的女诗人劳拉来求爱?拉法格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如果您想继续维持您同我女儿的关系,您应当放弃您的那一套“求爱方式”!真正的爱情要采取含蓄、谦逊、恭敬甚至是羞涩的态度,而决不要表现在随意流露狂热的感情和过早的亲近、腻歪……总而言之,您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懂吗?

拉法格 懂啦!

马克思 嗯,明白人,只要半句话就会懂的!

拉法格 (掏出记事簿欲记)那这第二呢?

马克思 第二……(发现)嗯,记这些个干什么?第二,我和劳拉的妈妈燕妮已经把全部财产都献给了革命斗争。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懊悔!决不!如果,我重新再活一遍,我还会这样做的!(悄悄地如授秘诀)只是我不再结婚了!

拉法格 独身一辈子?

马克思 嗯,我决不主张禁欲主义,要你也独身一辈子!我知道,您是个现实主义者,讲求实际的人,讲求到了连诗都主张取消的人,一定懂得这个的!(沉痛地)我要保护我的女儿不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啊!

拉法格 不再触上毁灭燕妮夫人一生的暗礁?!我保证决不会!

马克思 第三,您要是想今天就和劳拉结婚,那是办不到的!当前无论对您、或者对劳拉来说,都需要学习,完成你们各自的学业。

拉法格 什么,完成它干什么,我要干革命!

马克思 正因为要干革命,才需要学习,学习,学习!这不仅仅因为当前的革命家需要自己去谋生,而且还要挣钱献给革命。因此,你们就需要艰苦地学习,长期的考验!

拉法格 艰苦地学习，长期的考验？  
〔劳拉早在适当时进来了。〕  
马克思 第四，要千万记住，不准自杀！  
拉法格 是！（欲下）  
马克思 回来，还有第五，诗还是美妙的东西！我当年也曾经写过诗。  
拉法格 什么？您还写过诗？  
马克思 （仿佛恢复到年轻时代，朗诵地）  
“啊，燕妮，如果我有雷霆般的声音，  
如果我会全世界的语言，  
我把对您的爱情化作火焰，  
铸炼成情书，风驰电闪，  
传播到整个宇宙空间，  
让全世界永远把您思念！”  
拉法格 （速记）……噢，伟大的诗篇！（急忙跑下）  
〔马克思大笑不已。〕  
劳拉 （站到马克思面前）老摩尔！  
马克思 噢，我的小白鸚鵡！  
劳拉 张开嘴！  
马克思 啊……  
劳拉 您喝了酒啦！  
马克思 葡萄酒。  
劳拉 葡萄酒也是酒！  
马克思 俗话说：不喜欢葡萄酒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  
劳拉 这是您的借口！摩尔！您不是答应过戒酒的吗？  
马克思 酒是要戒的，可不能太急，太急了会伤身体！  
劳拉 爸爸耍赖，这是借口！  
马克思 是借口。（指稿件）可这是不是借口啊？啊？  
劳拉 （撒娇地）爸爸！  
马克思 劳拉，你的那位热恋先生、愁容骑士是不会自杀的啦！我的女诗人，你真的和他两人相爱吗？  
劳拉 我还有些犹豫不决。  
马克思 哦！

劳拉 （真诚地）我有时候真想见他，有时候又真地害怕见他！  
马克思 这就是爱啦！  
劳拉 爸爸！  
马克思 你妈妈当年对我也是这个样子的呀！不过要记住：（背诵地）爱，既不是环境所能改变，  
劳拉 （接）爱，也不是时间所能磨灭！  
马克思 真正的爱情，会使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劳拉 象您和妈妈那样真正的爱情！  
马克思 象我和妈妈那样……哎，妈咪呢？  
〔钟声。〕  
劳拉 妈咪早该回来的呀！刚才还有人找她。  
马克思 谁？谁找她？  
劳拉 呃，没有谁，没有谁找她。  
马克思 小燕妮哪？  
劳拉 小燕妮她出去了。爸，小燕妮说她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马克思 噢，什么？小燕妮也和你一样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会吧！  
劳拉 那谁敢保证呢？她是姐姐呀，比我还大一岁哪！  
马克思 是啊是啊，你们都已经二十三、四，老大不小啦，（拿起布娃娃）可在爸爸眼里还是个小娃娃呀！  
劳拉 哼，小娃娃？连爱琳娜也有了！（自己也笑起来）  
马克思 爱琳娜？唉！（笑）她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知道，是她以中国皇太子的身份，给美国大总统林肯阁下写过几封建议书。  
〔爱琳娜暗上。〕  
劳拉 爱琳娜给林肯大总统写建议书？  
马克思 提醒美国总统在南北战争中，怎样才能打败南方的奴隶主！  
劳拉 建议书呢？  
马克思 哈，全部叫我给没收啦！  
〔马克思、劳拉大笑。〕  
爱琳娜 （站出）不许笑！老摩尔，你好厉害呀，

你比检查官都、都都无法形容！难怪呀，林肯大总统没有看到我的信，就叫人给暗杀啦！

马克思 爱琳娜！我的小人国小姐！

爱琳娜 老摩尔，我的怪人博士！

〔父女三人疯玩。爱琳娜登上了爸爸的肩头，劳拉拍掌围转。

〔疲惫不堪的燕妮裹着头巾上。她见状立刻收敛起愁容，强作欢乐地解下头巾。这时，她已经是五十四岁满头华发的老妇人了。她悄悄地坐在钢琴旁，突然爆发出青春的力量，弹奏起一曲节奏强烈的舞曲。

〔父女三人开始转圈。稍停，才发现是燕妮在弹钢琴。

爱琳娜 （大叫）妈——咪！

马克思 燕妮，我的燕妮！

劳拉 妈咪，很久没听您弹这么有劲和欢乐的曲子啦！

〔孩子们围住燕妮，马克思指挥……

劳拉 你好，妈咪！

爱琳娜 你们好，孩子们！（亲吻爱琳娜和劳拉）哎，小燕妮呢？

爱琳娜 不能说！

燕妮 什么不能说？

爱琳娜 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燕妮 小燕妮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小燕妮？蛋糕也送来了！菜都准备好了啦？（向劳拉）我的小厨娘！？

劳拉 琳衡正在准备，我这就去炸肉排。（扎紧围裙欲下，去而复返）妈咪，刚才，房东老太太来找过您……

燕妮 她……（拉开劳拉）

劳拉 象个逼债的老妖精！

燕妮 噢，我知道了。

〔劳拉下。

燕妮 恩格斯叔叔呢？他还没有到？

爱琳娜 我到门口接他去！（行古典礼，作鬼脸下）

〔屋里剩下了马克思夫妇老两口。

燕妮 摩尔，祝贺你生日快乐！

马克思 燕妮，祝贺我们的银婚纪念！

燕妮 摩尔，我的大孩子！（吻马克思额头）

马克思 燕妮，我的小妈咪！（吻燕妮的白发）唉，一转眼二十五年过去了！

燕妮 应当说一转眼三十二年过去啦。

马克思 三十二年！

燕妮 啊，还有那七年的等待呢！

马克思 是啊，多么残酷的七年等待呀！恰恰等于一场漫长而难熬的“七年战争”。

燕妮 最长的、最难熬的还是在伦敦这十八年的流亡生活。

马克思 现在总算熬出头来啦！

燕妮 （满怀心事地）熬出头来啦！

马克思 （兴奋地）《资本论》的第一卷已经出版啦！我们总算有个安宁、温暖的家啦！亏了恩格斯当了二十多年的资本家，长年累月地给我们寄钱，为我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的债务才总算基本上还清了。

燕妮 还清了！（站起，踱步）哎，《资本论》出版，稿费有多少？

马克思 唉，《资本论》的稿费，怕连我抽的雪茄烟钱都抵不上！

燕妮 连雪茄烟钱都抵不上！十多年的光阴，一晃孩子们倒都长大了。

马克思 （忘情地）小燕妮长成了一个懂事的大姑娘啦！

燕妮 可是她还没有情人……

马克思 谁知道呢，可是劳拉已经有了。

燕妮 那个古巴出生的法国人？

马克思 医科大学生——保尔·拉法格。

燕妮 一位法国人，还医科大学生！

马克思 我看他和劳拉，还算是美好的一对吧！

燕妮 美好！我也愿意象别人那样把一切都看得很美好，但是，唉，（暗泣）多少年来无数的操心事已经把我变成一个胆怯惊恐的女人！……我常常把未来看得有些阴暗，……这是我们俩私下

里说说，别叫女儿们听见。（抽泣）  
马克思 燕妮，我的小妈咪，你今天是怎么啦？你有什么心事？为什么，为什么呢？你告诉我！

燕妮 摩尔，我是要告诉你的，一定要告诉你！可是得过了今天，我一定会告诉你的。（掩饰地）今天是我们的银婚纪念，还有接连在一起的你和小燕妮的生日！

马克思 是啊，小燕妮的生日比我早四天，我还应该向她唱：“祝你生日愉快！”  
〔外边“祝你生日愉快”的歌唱声大作，其中有个男声特别响亮。

马克思 听，谁来了？（从栏杆向外张望）嘿！  
弗雷德·恩格斯！

燕妮 （连忙偷偷拭泪）恩格斯！  
〔恩格斯在孩子们和琳衡的簇拥下进来。

爱琳娜 （喊）将军阁下驾到！（用嘴奏起喇叭曲）“达达的达……”  
〔众人寒暄、欢呼。  
〔恩格斯较一幕显得略上点年纪——四十八岁，但精神焕发，无比兴奋。

恩格斯 （先向夫人）燕妮女士！

燕妮 哦，纺织大王来啦！您好，纺织大王！

恩格斯 嗯，真能当个纺织大王也不那么可怕呀！（笑）摩尔，摩尔，我的大胡子的老摩尔！我在梦里都在想你：你是在写，还是在抄；你是在哭，还是在笑；你是在喝酒啊，还是在睡觉！  
（用劲地拥抱马克思）

马克思 （痛极）哎哟！

恩格斯 怎么啦，又长了讨厌的痈？快坐下，嗯，还不如站着？我可怜的老摩尔！先别苦恼，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马克思 什么？

恩格斯 射向资产阶级脑袋的重炮！（打开包书纸）精装本的《资本论》！

众人 《资本论》！万岁！

马克思 （毕恭毕敬地走向恩格斯，双手捧过，

响吻了一下，忍痛与恩格斯拥抱）将军阁下！（无限感激地）《资本论》第一卷能够出版只是得力于你！没有你为我作出的牺牲，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我是不可能完成的。多谢你呀，我最亲爱的忠实的朋友！

恩格斯 唉，我算什么？在你身旁，顶多算个第二把小提琴，你才是第一把小提琴。（作了个拉琴的模拟动作和动听和弦的声音）我的牺牲算什么，只要为了你伟大的胜利！

马克思 这算什么伟大的胜利？惭愧啊，这只不过是完成了计划的三分之一，就用了十多年的时光！……记得，十多年前，我和你吹过牛，说完成这部著作，只需要五、六个星期的时间。天哪，谁想到，竟用了十几年的光阴，等于女人生一个娃娃时间的十几倍呀，太惭愧啦！

恩格斯 可是它写得太精彩啦，特别是第一卷最后的归纳：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这种外壳就要炸毁啦！

马克思 （两眼炯炯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恩格斯 （兴奋地）太精彩啦，概括得多么光辉灿烂！……不过德国佬现在对这本书，正用冷淡、沉默的阴谋，千方百计地要贬低这本书的价值……针对这种阴谋——（神思敏捷地）我想了个点子！

马克思 什么点子？

恩格斯 我想同时写它四、五篇评论文章，硬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口吻来骂它，骂它！我保证那就可以很快打开局面扩大它的影响啦！

马克思 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口吻来骂它？

恩格斯 对！使所有的报纸轰动起来的最好手段就是叫人把这部书当成叛逆！

马克思 哈哈，将军，你这个点子可真是高级的作战方案呀！

恩格斯 还有的人想……

马克思 想什么？

恩格斯 把你的照片，登上各国的画报；把你的小传，登上欧美两大洲的大小报纸。

马克思 这可不行，将军，这可是个低级点子。我平生最厌恶、最憎恨这一套！

恩格斯 唉，现在都兴这一套！

马克思 这一套我是坚决反对！将军……

燕妮 (插入)行啦，行啦，就你们两个人谈，摩尔，你把将军给独霸去啦！将军，快给我们谈谈您的近况吧！

恩格斯 我的近况？惊人的好消息：我的资本家生活就要结束啦，可恶的生意经再也不用念啦。我，恩格斯，脱离了地狱，自由啦，自由啦！（旋转）燕妮夫人，祝贺我吧！（偕燕妮舞一圈，向琳蕙）琳蕙女士，祝贺我吧！（偕琳蕙舞一圈，向劳拉和爱琳娜）姑娘们，祝贺我吧！（偕舞未了，停住）哎，小燕妮，我们的中国皇帝哪里去了？（拿起那个大洋娃娃）

爱琳娜 (怪脸悄声地)不可告人的秘密！

〔钟响。

〔小燕妮跑上。

小燕妮 公民们！（一下激动得晕了过去）

众人 小燕妮！她怎么啦？水！

恩格斯 (为小燕妮把脉，翻眼皮)唉，没事儿，兴奋过度。

小燕妮 (突然站起，手持一封信，朗诵姿态)

“我想我应该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你，我的最亲爱的有福同享的伴侣，好让你不致于因为对于你要得到的富贵无知……”

〔马克思全家一起围上去。

众人 (同声朗诵)“而失去你所应该享受的欢喜！”

恩格斯 这是什么？

爱琳娜 《马克白》！

恩格斯 哪一段？

劳拉 马克白夫人在读信。

恩格斯 真正是一家子莎士比亚迷。

小燕妮 爸爸，妈咪……(递过一信封)这是中国皇帝送给你们的贺礼！

燕妮 什么贺礼？(接过，内装有纸币)啊，钱币？

马克思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劳拉 姐姐，你快把这不可告人的秘密公开了吧！

小燕妮 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爱琳娜 当然，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劳拉 听皇帝讲，皇太子插什么嘴！

小燕妮 这是我有生以来，用自己的劳动，(骄傲地)独立挣来的钱！

众人 什么？怎么挣来的？

小燕妮 (骄傲地)我已经做了三个月的家庭教师啦！

劳拉 啊！是这样不可告人的秘密！姐姐！

燕妮 (大恸)我的小燕妮！

马克思 我的小小的家庭女教师！

琳蕙 小燕妮，我可怜的小宝贝儿！

小燕妮 琳蕙阿姨，这是我给您买的一件丝绒外衣。(递给琳蕙外衣)

琳蕙 孩子，你……还给我……(擦泪)

恩格斯 小燕妮，我向你致敬！你是你爸爸和妈咪的好女儿。我给你也带来一件生日的礼物。(掏出一个绿丝带的波兰十字章)这绿色的带子，是爱尔兰争取独立自由的象征，这是你那爱尔兰姑娘送给你的。这十字章嘛……

小燕妮 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的象征。

恩格斯 完全正确。不过，今天大喜的日子带上它总有点悲怆吧！

小燕妮 (严肃地)在我们全家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爱尔兰和波兰在暴政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民！（虔诚地）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饥寒交迫的奴隶，永远不要忘记全世界受苦的人。

马克思 (感动地)我代表他们向你致敬！

燕妮 我的好孩子！

爱琳娜 哎哎哎，该开始吃饭了，肚子饿啦！  
恩格斯 对！今天，我建议，由小燕妮主持今天的庆祝大典！  
众 人 好！  
小燕妮 要我主持？好！乘着菜还没上来，我先主持一个游戏节目。  
众 人 什么游戏节目？  
小燕妮 自白书！  
众 人 什么自白书？  
马克思 唉，我就最不喜欢填什么自白书。  
劳 拉 爸爸你填嘛，好玩极啦！  
恩格斯 听皇帝陛下指挥，摩尔不准例外！  
众 人 对！  
爱琳娜 怎么个自白书呀？  
小燕妮 自白书，就是由我出题，你们来回答。  
众 人 好！  
小燕妮 第一个题目叫做：您的特点是什么？谁先回答？  
〔没有人吭声。  
恩格斯 当然是摩尔，谁叫你是老寿星哪！  
马克思 好好好！什么问题？  
小燕妮 您的特点是什么？  
马克思 我的特点是：目标始终如一。  
恩格斯 嗯，符合实际。  
小燕妮 将军，下边该您啦！  
恩格斯 该我？我的特点嘛，凡事一知半解！  
马克思 唉，这叫自我嘲弄！  
小燕妮 （向燕妮）妈咪，该您啦！  
燕 妮 （沉于思虑，不解地）什么该我啦？  
小燕妮 您的特点！  
燕 妮 高度紧张！  
劳 拉 妈，您紧张什么？  
爱琳娜 快往下问吧，姐姐该你啦。  
小燕妮 我的特点是自尊心强。  
爱琳娜 白鸚鵡的特点哪？  
劳 拉 （脸红地）呃，犹豫不决……  
恩格斯 你有什么犹豫不决的？  
马克思 嗯，这孩子讲得还坦白。  
劳 拉 爸爸！  
小燕妮 小爱琳娜你呢？

爱琳娜 我的特点是——好奇！  
马克思 （认真地抱起爱琳娜）“知识是一种快乐，而好奇则是知识的萌芽。”  
〔众人笑声中，琳薇端菜上。  
恩格斯 嗯，琳薇，您的特点是什么？  
琳 薇 我？迷——糊！  
恩格斯 你可一点也不迷糊嘛！  
〔琳薇下。  
小燕妮 下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  
马克思 幸福？——斗争！  
小燕妮 恩格斯叔叔您说哪？  
恩格斯 我认为的幸福——是喝葡萄酒。  
小燕妮 妈，您呢？  
燕 妮 怎么又该我啦？什么题目？  
劳 拉 幸福，幸福是什么？  
燕 妮 （向往地）健——康！  
劳 拉 姐姐该你啦！  
小燕妮 我？幸福？我弃权。  
爱琳娜 还许弃权哪？那就该你啦，二姐。  
劳 拉 我认为的幸福嘛，就是意识到人家爱你。  
〔众人哗然。  
爱琳娜 别吵，别吵，该我啦！  
小燕妮 该你就说嘛！  
爱琳娜 我，我弃权。  
〔众人哗然。  
小燕妮 下个题目，您认为什么是不幸？  
马克思 不幸？屈服！  
恩格斯 我认为的不幸嘛，是找牙科医生！  
〔众人哄笑。  
妮小燕 妈，又该您啦！  
燕 妮 不幸就是——依附别人！  
〔停顿。  
爱琳娜 （抢答）我认为不幸就是牙痛！  
恩格斯 哟，我们俩是同病相怜！  
〔众人大笑。  
小燕妮 您喜欢做的事？  
马克思 啃书本。  
恩格斯 我喜欢做的事是：捉弄人和被人捉弄。

劳拉 妈，又该您啦！

燕妮 我喜欢的是缝缝补补……

爱琳娜 我喜欢的是体——操。

小燕妮 你不喜欢的是……

马克思 拍马屁！

恩格斯 娇揉造作，傲慢不驯的女人！

众人 妈，又该您啦！

燕妮 我不喜欢的是：债——务！

〔冷场。〕

小燕妮 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马克思 对于万物我都怀疑。

恩格斯 从容不迫。

燕妮 无债一身轻！

小燕妮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劳拉 真理高于一切，它必定要胜利！

爱琳娜 我饿啦！

〔琳蕻端菜上。〕

琳蕻 嘿，饿了就吃。吃菜要趁菜热，喝酒要趁冒沫！（下）

恩格斯 对！该吃，该喝，该唱，该跳起来喽！  
〔一片欢呼。众人碰杯，祝福，跳古典华尔兹舞。马克思与燕妮、恩格斯与小燕妮起舞，劳拉、爱琳娜在他们中插来插去。〕

〔琳蕻最后又端上一个大盘子，盖着白色大餐巾。〕

琳蕻 来了，这是最好的一道菜。（打了一下恩格斯伸来的手）先别嘴馋，最后才能吃！

〔恩格斯邀琳蕻跳舞，二人跳起风趣的普鲁士民间土风舞。〕

〔众人围着拍掌凑兴。〕

〔欢乐达于高潮。门外突然一声：“马克思先生在家吗？”但被欢乐声淹没。〕

〔门外高声：“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依旧无人回答。〕

〔突然邮差闯进来。〕

邮差 （也显得老了）喂，马克思先生在家呀！

琳蕻 （认出）又是你这个酒鬼、红鼻子！

喂，这回可不要再把汇款单给忘了！

邮差 对不起，亲爱的大姐，忘不了。不过这次不是汇款单。

燕妮 （惊起）什么？

邮差 这次是催款单！

燕妮 啊！

琳蕻 什么催款单？

邮差 请马克思先生按期交付所欠款一百英镑，如逾期不付，将诉诸法律！

马克思 什么？（接过催款单）这，这是伪造的！

〔冷场。〕

燕妮 （异常理智地）不，这是真的！

马克思 我们什么时候借过这么一笔大钱？

燕妮 （平静地）是我借的！

马克思 你？你别是犯了什么病了吧！

恩格斯 （连忙圆场地）红鼻头邮差，这催款单若是真的，我们一定偿还！

邮差 偿还就好。将军阁下，祝你健康！（下）

〔恩格斯示意，偕众人悄然离去。屋内只剩马克思和燕妮。〕

马克思 这，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低声地）怎么回事？燕妮，是你记错了吧？

燕妮 我没有记错。

马克思 你是跟谁借的？

燕妮 从前的房东老太太。

马克思 什么？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巫婆？！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燕妮 我，我害怕……

马克思 你害怕什么？

燕妮 我害怕说出这样一大笔数目的钱，会影响你的身体，妨碍你的写作！

马克思 （气急地脱口而出）这真是：女性的愚蠢！愚蠢的女性！

燕妮 卡尔，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一直想背着你，省吃俭用，把这一笔债偷偷地还上，叫你专心一致地去工作，去写书。为了人类而工作，为世界而写书，可万万没有想到……

马克思 没想到，没想到，你为什么没想到？



(充满哀怜地)你根本不应该害怕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我!我们应当一起承受一切的痛苦啊!可是你竟然把这样一笔债自己一个人背起来!女人哪女人!(一直压制着的声音,突然爆发地)女人总是需要男人来监护的!

〔冷场。〕

〔琳蕙出现,恩格斯在她的身后。〕

琳 蕙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雷神爷为什么发怒啦?老狮子为什么吼叫啦?!啊,就是为我们小姐三十多年来的无限痴情,一颗苦心吗?……怎么啦,怎么啦,不就借了一笔大债吗?借债为什么?该怨谁?该怨我们可怜的燕妮小姐吗?这不都该怨,老摩尔你常教我的,该怨那个该死的布尔乔亚的社会制度吗?

恩格斯 老摩尔,听听,琳蕙说得对呀!

琳 蕙 琳蕙说的有什么对,琳蕙不也是个娘儿们吗?不也是个女人吗?女性的愚蠢,愚蠢的女性,没有我们这些愚蠢的女性,有人给雷神爷做饭吃吗?有人给家神爷借钱吗?有人给老摩尔请医生看病吗?有人给逃难到伦敦来的老友们接济钱吗?(向马克思)你整天和我们讲,女人女人是人类最美好的一半,可今天倒大叫大嚷,什么女人总是要男人监护的!哼!别处我不知道,我看我们家的男人是要女人监护的!别的不讲,就拿你写的那么多字的大书来说吧,没有这些当妈的,当女儿的,整天整夜拿着鹅毛笔给你抄抄抄,能送出去吗?将军,你不是要急着吃这道菜吗?来,我给你打开看看!(打开盖菜的白餐布)

〔一只白天鹅在眼前出现。〕

恩格斯 什么?一只白天鹅!

琳 蕙 对啦!白天鹅!这就是马克思大博士逃难到伦敦,十多年来我们小姐和姑娘们写断了的鹅毛笔,我把它插成了

一只白天鹅!

〔马克思肃然起立。〕

〔小燕妮、劳拉、爱琳娜上。〕

小燕妮  
劳 拉  
爱琳娜

(哭叫)爸爸,妈咪!

〔静场。〕

马克思 我这是怎么啦!我这是怎么啦!?燕妮,燕妮!

燕 妮 卡尔,(拿出小钱匣)这是我寄给德国党的汇款存根;这是我经手借钱给流亡伦敦难友们的名单……小燕妮和劳拉收好。我这个老秘书应该交给年青的秘书掌管啦,我该让位养老了。(硬挺着,玩笑地)可惜没有人发给养老金!(已经无力支持,但硬挺着走进内室)

小燕妮  
劳 拉  
爱琳娜

妈——咪!(追下)

恩格斯 (嗫嚅地)老摩尔,看起来,是你错了!(幽默地)你不应当为了榨取燕妮女士的剩余劳动而这样厉害地剥削她呀!老摩尔,这回你真的错啦!

琳 蕙 谁说摩尔错啦!谁敢说摩尔错了,我和他拚命!(护住马克思)

恩格斯 那,那,那是我恩格斯错了!

琳 蕙 谁敢说恩格斯错了,那我也和他拚命!

恩格斯 那到底是谁错啦!?

琳 蕙 是这个世道错啦!

〔劳拉急上。〕

劳 拉 爸爸,爸爸,妈咪她……

众 人 她怎么啦!?

劳 拉 她昏过去啦!

马克思 燕妮!燕——妮!我的小妈咪!(奔下)

〔恩格斯、琳蕙随下。〕

〔劳拉痛哭。〕

〔稍顷,拉法格上。〕

拉法格 劳拉,怎么啦,你快听听,我写的诗!诗!(朗诵地)啊,劳拉,如果我有雷霆般的声音……

劳 拉 什么？你也想发出雷霆般的声音？该死的保尔，你从哪儿偷来的诗！？

拉法格 这，这……

劳 拉 妈咪都快……你要真是个医科大学生，就快给妈咪看病去！

拉法格 什么？妈咪病了？我去！我去！

〔劳拉、拉法格下。

〔稍顷，恩格斯与琳蕙上场。

恩格斯 (安慰地)琳蕙，安静一点……

琳 蕙 我们的小姐她，她到底得的什么病哪？

恩格斯 她得的病，恐怕是一种、一种……

琳 蕙 是一种什么病啊？平常您那么直爽，怎么今天结巴起来啦？

〔拉法格与劳拉上。

劳 拉 保尔，妈咪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拉法格 (拿着听诊器)劳拉，请原谅，我平生不会讲假话，她得的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不治之症！

劳 拉 什么，不治之症！不！这绝不可能！(哭)你，你，你有没有诊断错了呀！保尔？

拉法格 我希望是我诊断错了：她得的不是不治之症！

劳 拉 妈——咪！

琳 蕙 小——姐！

恩格斯 (望着那只白天鹅感慨万千地)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看成是自己的幸福，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托起那只白天鹅)燕妮·马克思！

——幕 落

### 第三幕 燕妮临终

时 间 一八八一年冬。

地 点 伦敦梅特兰公园路四十一号，一八七五年——一八八三年马克思寓所。

布 景 书桌、安乐椅、小桌、两个小凳、壁炉……

〔幕启：钟声响了。

〔字幕：画外音：“又是十三年过去了。暮色笼罩着马克思老年的一家……”

〔灯光照射着书桌前的马克思。

〔马克思——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头发全部花白，只有眉毛和胡子还稍黑一点。他坐在书桌前，手持鹅毛笔，时而凝思，时而疾书，时而停笔，时而用手揉眼，显得疲惫不堪。最后怒极将鹅毛笔甩掉。

〔琳蕙上。她已经是五十八岁的老妪，但依然手脚麻利。她端着一罐牛奶送上，放在小桌上，刚欲下。

马克思 (醒来)啊，琳——蕙！

琳 蕙 摩尔，快把牛奶喝了吧！

马克思 咽不下。

琳 蕙 大活人整天就靠喝牛奶过日子啦，不

喝怎么行？

〔马克思强饮下牛奶。稍停。

马克思 燕妮和爱琳娜还没有回来？

琳 蕙 小姐和皇太子看戏去啦！唉，燕妮小姐这十多年来，病得越来越厉害啦，可还要去看戏。

马克思 就叫她去散散心吧，难得燕妮有这么好的兴致！

琳 蕙 好兴致，也不要去看那些苦戏！什么丹麦王子大报仇。

马克思 丹麦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

琳 蕙 嗯，哈姆雷特！（学样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唉，我说王子啊，王子，你还考虑个什么，把那个坏蛋国王干掉算啦！哎哟，看我吵着您啦！

马克思 琳蕙……快坐下来，陪陪我。呃，下完这盘棋。

琳 蕙 下完这盘棋？

马克思 对。陪我下完这盘残棋。

琳 蕙 好。

〔马克思、琳蕙对奕国际象棋。

琳 薇 出车！  
马克思 跳马！  
琳 薇 将！  
马克思 将我？我用大车吃了你的马！  
琳 薇 哼，我用王后吃了你的大车！  
马克思 你的王后！？好厉害呀！唉，我拱卒。  
琳 薇 将！  
马克思 我挪开老王。  
琳 薇 再将！  
马克思 啊！？再将？  
琳 薇 摩尔，您输啦！  
马克思 我怎么会输啦？  
琳 薇 这不，我的王后吃了您的老王。（拿起大王）您完啦！  
马克思 哎呀，你的王后可真厉害呀！  
琳 薇 （弦外余音地）王后再厉害也没你老王厉害呀！  
马克思 琳薇……  
琳 薇 王后再厉害也是个愚蠢的女性！  
马克思 琳薇！  
琳 薇 摩尔……多少年来你从来没服过输，也没有向我们小姐认过错，摩尔，这是不公正的！  
马克思 琳薇……我……可是这盘棋……  
琳 薇 这盘棋您输了！  
马克思 哎，哎，哎！（认真地抢回老王不放）不算不算，缓一步，缓一步嘛！  
琳 薇 对不起！  
马克思 哎，只缓一步！  
琳 薇 唉，你缓过多少步啦！  
马克思 琳薇，我看错了棋嘛！  
琳 薇 耍赖！  
〔恩格斯悄悄上。他也已经六十一岁了。  
恩格斯 不许悔棋，不许赖账，老摩尔！臭棋大王，又输给亲爱的琳薇女士啦，哈……  
〔马克思欲起，恩格斯将他按住。琳薇下。  
恩格斯 摩尔，燕妮夫人哪里去了？噢，又到

剧场看莎士比亚去了。

马克思 厄尔文主演的《哈姆雷特》。  
恩格斯 （作状）“是生存还是毁灭”！老摩尔，你的身体怎么样啦？  
马克思 （作状）看，气管炎，肝炎，胸膜炎、肺气肿，喉头炎全都好了，我的健康状况不断好转，这完全是实话！不信，我给你唱一段。（唱）“我的太阳……”  
恩格斯 行啦，行啦！你的嗓门我早领教过啦！你该听医生的话，吃药！  
马克思 唉，有你在我的身边，比吃什么药都顶用啊！将军，应解除我的软禁啦！  
恩格斯 摩尔，你要理智！请你赏个面子吧，给我和我的全家赏个面子，彻底把病治好！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会怎么样呢？……我一想到这里，日夜都不能平静。每天，只要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忐忑不安，以为你的病又恶化了！  
马克思 我……也是越想到这一点，就越不能安静地躺下去呀！……弗雷德，也请你赏给我一个面子吧！我的《资本论》才出版了第一卷！还有第二卷，第三卷哪……  
恩格斯 （安然地）哎，就是这第一卷，许多人都称赞它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哪！  
马克思 什么，什么？它是圣经？那我不成了有人笑骂的红衣主教、达赖喇嘛啦？何况，我的第一卷，还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有些要加以完善；把新的论点加进去，把新的材料补进去！不然的话，未来的人们，（望着远方）会怎样看待我们呢！？科学，是偷不得懒、掺不得假、是没有平坦大道好走的呀！  
恩格斯 可是你的健康！  
马克思 当然，我首先要恢复我的健康。可是我一想到这部书（指着书案上两大堆稿件）我就头昏脑胀，好象脑袋里有

架水车在转动一样！弗雷德，我现在特别想，特别想完成它，（亲昵地）这部该死的书呀！特别在资本主义世界对它采取抵制阴谋的时刻……

恩格斯 老摩尔，抵制的阴谋已经彻底打破了。我们写的许多篇评论，已经迫使敌人开了腔伸出了头。而且你的照片，你的小传已经传遍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世界的两个半球！（拿起一本新出版的杂志）看，这本新出版的杂志上有一篇《现代思想的领袖——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 唉，又是这一套，将军，我早给你说过，我最厌恶最痛恨就是这一套！

恩格斯 有什么办法呢？你自己又不写，人家就给你编造！  
〔琳蕙端咖啡上。〕

琳 蕙 唉！编造！这些耍笔杆儿的，他们把自己的屁股都当成了喇叭！别嫌我老太婆说粗话，这是大诗人但丁说的！

恩格斯 这里，还有我告别商界以来写的书。（递书）

马克思 《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太好了，从前都是我耽误了你呀！你的《自然辩证法》怎么样了？

恩格斯 我正在写……另外我要是有时间还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马克思 什么？想要当巴尔扎克？

恩格斯 长篇的名字是：《一个资产者的烦恼和欢乐》。

马克思 噢，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和欢乐；除了金钱的损失，他们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和烦恼。

琳 蕙 让布尔乔亚的欢乐和烦恼见鬼去吧！（向恩格斯）快喝咖啡！

恩格斯 谢谢。（向马克思）这儿是你要的《平等报》。上边有保尔写的文章。

马克思 噢！（接过文章）

恩格斯 小燕妮的丈夫，你的大女婿龙格，在

搞《正义报》，你的二女婿保尔，在搞《平等报》。两个勇敢的小伙子！十年前巴黎公社时候，他们在红旗下面英勇地战斗过，现在他们在法国，工人运动搞得也很有成绩，是个好样的！

马克思 好样的！哼，好样的！看！（指《平等报》）这，这，这写的叫什么！？这个保尔，简直是中了魔！经常用一些极端革命词句夸夸其谈，无知！想走得尽可能的远，幼稚！一看就叫人发火，火冒三丈！还有龙格……这两个法国人，我的两位宝贝女婿，一个是最后的蒲鲁东主义者，右得要命；一个是最后的巴枯宁主义者，左得要死！（气话）让他们见鬼去吧！

恩格斯 哎，依我看龙格和保尔，还在勤勤恳恳地为革命忠诚地工作，他们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 信仰你的主义的人……

马克思 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慷慨激昂地）我只知道，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 （始则一愣，继而大笑）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哈哈……

马克思 （严肃地）你笑什么？（扔《平等报》）难道你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 （接过报纸恍然）对，对，对！我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相对大笑，笑出眼泪来了）

〔马车声。门铃声。〕

〔琳蕙上。〕

琳 蕙 妈咪和小爱琳娜回来了！

〔燕妮和爱琳娜上。燕妮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妇人了。爱琳娜也已亭亭玉立的二十六岁的女子。〕

恩格斯 尊敬的马克思夫人……（吻燕妮手）

燕 妮 怎么，将军，用“尊敬”这个词形容燕妮来啦？难道您把我这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队伍中的老兵给排除在同志之外啦！？（微笑）

恩格斯 哦，亲爱的燕妮同志，您的脸色可好多啦！

燕妮 (小声地)我擦了一点胭脂。

恩格斯 您的神采奕奕，步伐矫健……

燕妮 全靠爱琳娜的搀扶。

恩格斯 您的兴致真大呀，还能到剧场……

燕妮 一个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是留恋尘世！(隐痛发作)

马克思 燕妮！

燕妮 (强忍病痛，笑容满面地)摩尔！

爱琳娜 爸爸，将军阁下！

恩格斯 哟，小爱琳娜，莎士比亚迷，陪着妈妈看戏看得过瘾？

爱琳娜 报告将军阁下，过瘾极啦！

燕妮 厄尔文的哈姆雷特越演越潇洒啦！

爱琳娜 依我看：还是奥菲莉亚演得棒！那首歌儿唱得多么动人心魄，令人心碎呀！(唱)

“姑娘，姑娘，他死了，  
一去不复来，  
头上盖着青青草，  
脚下石碑长绿苔，  
嗬啊……”

燕妮 (唱)“头上盖着青青草，  
脚下石碑长绿苔。”

众人 (合)“嗬啊……”

恩格斯 唉，连我也跟着你们一家变成莎士比亚迷啦！中国皇太子唱的真有点海尔曼小姐的味儿，嗯，海派！

马克思 模仿，没有出息，要自己创造！

爱琳娜 摩尔！我的老摩尔！(与马克思拥抱)

燕妮 (向恩格斯)将军阁下，今天又有什么新闻？叫我高兴高兴！

恩格斯 有。《现代思想》上刊登了卡尔·马克思的小传！

燕妮 (非常愉快地)哦，我看！

爱琳娜 妈咪！

燕妮 这么说来，德国佬的沉默阴谋彻底打破啦？

恩格斯 对！彻底粉碎啦！

燕妮 (异常欣慰地)这可太好了！

恩格斯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德国工人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了伟大胜利，得到了三十多万张选票。

燕妮 (欣喜万分)那可太好啦，三十多万张选票！真是伟大的胜利呀！

恩格斯 你的女婿龙格和保尔……

燕妮 他们怎么样？

恩格斯 呃，都很健康！

燕妮 健康就是幸福啊！可是苦了小燕妮和劳拉，一结了婚，就象家兔坐窝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地生，(幽默地唱起简谱)“1 2 3 4 5 6 7 ……”(转又伤感)可又一个接着一个地死！我可怜的小燕妮和劳拉，她们把小猴子们都带到法国去啦！

马克思 我的小猴子，我的小哈利！

琳 薇 (向恩格斯)可把老摩尔和燕妮想坏啦！

燕妮 (拉着恩格斯)可怜的摩尔痛苦万分，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这本不幸的书好象注定完不成似的！

马克思 (回声般地)这本不幸的书！注定完不成！

燕妮 我们大家就象做着一场恶梦！

马克思 (如针刺胸)一场恶梦！

燕妮 (向恩格斯)我是这场恶梦的见证人！我可以写一部《资本论》的秘史……

恩格斯 《资本论》的秘史！好极啦，我想它比《资本论》还会有更多的读者。我来给您当编辑、出版人、推销员。保它畅销全球五大洲！

燕妮 (紧紧握住恩格斯的手)谢谢你呀，我最亲爱的忠实的朋友！

〔钟声响了。〕

恩格斯 夜深了，燕妮要多多保重！摩尔，祝你早日康复。

马克思 谢谢，弗雷德，永不相忘！

恩格斯 (小声叮咛爱琳娜)不要忘了，一定要照顾好妈咪和爸爸。千万千万！有事

立刻去找我。(下)

爱琳娜 快休息吧! 爸爸晚安, 妈咪晚安!  
(下)

燕妮 晚安, 我的好孩子!

马克思 晚安, 爱琳娜!

〔钟声。〕

〔马克思和燕妮凝视片刻。燕妮虚弱的身体支撑不住, 合上双眼。〕

马克思 (望着可怜的爱妻, 自语地) 该死的书, 不幸的书, 一场恶梦! 还是我的老妈说得对: “卡尔, 卡尔, 你平生连一点资本都没积累下, 写什么《资本论》哪!” (突然立起, 走到书桌前, 把两大堆稿纸分开, 要捆好)

〔燕妮挣扎上前, 帮助马克思捆另一堆。〕

燕妮 卡尔, 写完了?

马克思 (摇头)……

燕妮 卡尔, 你要干什么?

马克思 (大摇头)……

燕妮 卡尔, 你要干什么?

马克思 (抱起稿纸)……

燕妮 卡尔, 你到底要干什么?

马克思 (感情复杂地喃喃着) 如果不写它, 恩格斯不用经商二十年; 如果不写它, 燕妮不会受苦受憋二十年! 如果不写它, 我们的孩子们……不会吃这么多的苦, 受那么多的罪; 如果不写它, 我还可以直接去参加巴黎公社的战斗啊!

燕妮 摩尔!

马克思 尽管我和恩格斯事先告诉法国工人不要过早发动攻击, 但是, 一旦枪声打响, 我总是在期望能够投身到巴黎的街头堡垒去, 充当一名火炮手那有多好啊! (顿) 巴黎公社, 她虽然失败了, 但是她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先驱受人敬仰!

〔巴黎的街景; 巴黎公社的红旗; 巴黎上空的火光, 在马克思的眼前闪

耀。〕

马克思 世界历史是最伟大的诗篇哪! 巴黎公社的英烈们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心里! 而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无论他们的神父们怎样祷告, 怎样超度, 也永远无法解脱他们!

〔停顿。〕

燕妮 难道, 摩尔, 难道, 这部书不正是轰击资产阶级的重炮, 埋葬他们的丧钟吗? 难道巴黎公社的旗帜上不正闪耀着它的光辉吗? 摩尔, 难道您后悔了吗?!

马克思 后悔? 不! 如果我们的生命再重新开始, 我毫不犹豫还要这样做的! 革命、坐牢、流亡, 为工人阶级的事业, 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但是我……

燕妮 (俏皮地) 但是我不再结婚啦!

马克思 是啊, 我结婚干什么? 我结婚干什么? 带累了妻女, 祸延了子孙! 我多少年来变得这么粗鲁、暴躁! 燕妮, 我的生命, 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和不幸, 我甚至还责骂过你, 我对不起你……我的小妈咪!

燕妮 摩尔, 我的大孩子, 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呢?

马克思 燕妮!

燕妮 是我太不会理财, 太不会管家, 才弄得借不完的账, 还不清的债, 分散了你的精力, 扰乱了你的工作, 拖垮了你的身体。是我拖累了您呀!

马克思 不, 是我, 是老摩尔拖累了你, 我的燕妮!

燕妮 是我的不好!

马克思 是我的不好!

燕妮 是我错了!

马克思 不, 我们都没有错! 还是琳蕻论证得好, 是这个万恶的布尔乔亚制度错啦! 是这个世道错啦!

燕妮 这不正是你在书上写的吗？这个世道是：资产者、寄生虫和懒汉们兜里有钱，身上没病；而那些属于新世界并且终生奋斗的人们却贫病交加，而且还被戴上枷锁！（咳，喘）

马克思 燕妮，你怎么啦！燕妮，都是我害得你啊才得了这个不治……

燕妮 什么？

马克思 不知道什么病因的鬼病！

燕妮 摩尔，不要再瞒我了，我早就知道了，我得的是不治之症！

马克思 燕妮！

燕妮 死，对于死者并非不幸；死，对于生者倒是不幸！摩尔，你的书……可惜啊，我不能替你抄完啦！书，还要写下去！……摩尔！你还记得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吗？一眨眼睛啊，过得好快呀，月亮几百次重圆，很快人都老了，对这一点，上帝和我们这些老年人知道得最清楚啊！四十年前我二十一岁，你才……

马克思 十七岁。

燕妮 你写过一首诗……

马克思 是献给你，献给燕妮的！

〔音乐。

〔在白发苍苍马克思夫妇面前出现了，鲜花盛开的草坪，草坪上并坐着青年时代马克思和燕妮的形象。

〔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

“啊，燕妮，如果我有雷霆般的声音……

我把对你的爱情化作火焰，

传播到整个宇宙空间，

让全世界永远把你怀念！”

〔一个青年女子的回答：

“我的整个身体、心灵、理想和意念，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一切都已融合成为一个音符、一个声音和一个音调：我对于你的爱是无法用语

言来表达的，是无止境的，是永恒的，是无法衡量的！”

〔一个男子的声音：

“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女人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能找到一副面孔，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最强烈的美好回忆？

“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燕妮你的拥抱和亲吻……

我们的爱情，使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马克思 燕妮 我们的爱情使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燕妮 摩尔！

马克思 燕妮！

燕妮 摩尔，快看哪，你看见了吗？

马克思 看见什么？

燕妮 地狱之门上面刻的那两句话，我，看见啦！

马克思 燕妮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胆怯都无济于事！”

燕妮 摩尔，拉住我的手！我没劲儿啦！摩尔，千万保重，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送葬，我们不是那种注重表面形式的人……喏啊！

马克思 燕妮！

燕妮 我不行啦！可是——（指指那堆稿纸）书，我们的书！（瞪大了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马克思 燕妮，燕妮，燕——妮！（将头埋在燕妮身上）

〔片刻。

〔马克思沉重地慢慢地抬起了头时，他的头发、胡须转眼之间全都变白了。

〔马克思轻轻地替燕妮合上眼帘。他吃力地站起来，一步一步地朝着书桌走去。把捆好的稿纸又慢慢地打开。

马克思 书！我们的书！（坐在安乐椅上，剪

开一支新鹅毛笔，奋笔疾书，边写边读)“《献给燕妮》——

啊，燕妮，

我把对你的爱情化作火焰，

铸成我们的书，风驰电闪，

传播到整个宇宙空间，

让全世界永远把你怀念……”

〔钟声。

〔音乐。

——幕 落

#### 第四幕 “我们活着干什么呢？”

时 间 一八八三年冬末春初。

地 点 同前幕。

〔幕启：钟声。

〔字幕：画外音：“一八八三年初，在严冬和早春的日子里——一场暴风雪接着又一场暴风雪……”

〔马克思刚从海滨归来，精神较好，正与琳衡在专心致志地下象棋，棋子移动时发出响声。

马克思 跳马……

琳 衡 出车……

马克思 将！

琳 衡 啊，我挪开老王！

马克思 再将！

琳 衡 我再来这一步棋呢？

马克思 我还将！

琳 衡 哎呀，摩尔，这盘棋你赢啦！

马克思 (不无得意地)这还不是常事儿！

琳 衡 (笑)当然是常事啦！摩尔真高明！你的王后被吃掉了，不仅能保住了大王，还杀得我全军覆没啊！

马克思 (回味)我的王后被吃掉了……(恍然)哎呀琳衡，这盘棋是你故意让我的呀！哎，不算，不算，重来，重来！

琳 衡 什么重来，是我输啦！

马克思 真的？

琳 衡 真的输啦！

马克思 (象孩子一样执拗地)骗人，我叫你骗啦！这局棋，我丢掉了王后，就很难保住老王啦！不行，重来！

〔门外声：“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琳 衡 (望了一眼)又是那位面包师傅……

马克思 什么？面包师傅，请他进来！

琳 衡 (向门外)请进来吧！

〔师傅上。他已是六十来岁的老头了。

师 傅 马克思博士，您好！

马克思 噢，面包师傅，您好！

师 傅 听说您的食道不好，吃不得硬食儿，我特意给您送来些奶酪、水点心……

马克思 谢谢，师傅请坐！

师 傅 博士，时间对您来讲比金子还要宝贵，不打搅啦。

马克思 您请坐！

师 傅 这——

琳 衡 咳，博士叫你坐你就快坐！

马克思 (拉住师傅的手)听说你们成立了面包工会。

师 傅 是啊，我们的事情，您都知道啦？

琳 衡 唉，普罗阶级的事都在博士心里装着哪！

师 傅 是啊，我们面包工人，读了博士的书……

马克思 (非常兴奋地)噢，你们也读了《资本论》……

师 傅 嘿嘿，读不全。可是博士在书里引用我们面包工厂的材料，可太亲切啦……二十种掺假的方法……博士您可真是博士啊！

马克思 工人师傅们看了书有什么反映？

师 傅 唉，说实话，我们看不太懂，没有时间，也没有那文化水平儿！

马克思 是啊，是啊，书里面写的是艰深了一点！



师傅 哎，不过您写的那个什么“剩余……”

琳 薇 “剩余价钱”！

马克思 剩余价值！

师傅 对，剩余价值，这个我可太懂啦！老板收回设备、材料成本之后，他们还剥夺了我们的剩余价钱！

琳 薇 剩余价值！

师傅 您写得多么好啊！“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眼儿都滴着血和脏东西！”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这讲的全是我们的心里话，咱们工人阶级能不懂吗，这都是咱们心里想说又说不清楚的话呀！

马克思 师傅，我谢谢你！（拉住师傅的手）

师傅 唉，谢谢我什么？我该谢谢您，博士。从前，我替老板掺过假，催过账，扣过面包，您的小穆希……他若是活到今天……

马克思 小穆希他若是活到今天，听到您的这番话，他会唱起来的，“我们要前仆后继……”

〔门外声：“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师傅 对不起，您有客人来，不打搅啦。您想吃什么可口的东西我亲手给您做。（玩笑地）保证决不掺假！

马克思 向工友们问好！（与师傅握手）

师傅 谢谢您啦！（下）

琳 薇 谁来了？警察？！

马克思 警察？

〔第一幕出现的警察也已斑斑白发。他彬彬有礼地上。

警察 马克思大博士，您好！

马克思 您！？请问警察先生又有什么贵干呢？

警察 请您不要误会，博士！本人是来请您作个证人，来对证一下。

马克思 对证什么？

警察 今天，在海德公园，集合的人群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骚动。本人履行对女王的神圣誓言，前去维持秩序，遇到了

一位小姐，她自称是，马克思博士的小姐！我看她可能是冒充的！我现在请博士辨认一下真假！（向门外）请进来吧，小姐！

〔爱琳娜上。她的衣服有些零乱，头发散下一络。

马克思 爱琳娜！

爱琳娜 爸爸！

警察 得，我算完成了我的职责。博士，请原谅我的冒昧，告退！

〔爱琳娜走近警察，轻声哼起《马赛曲》，警察跟着哼起合声。

爱琳娜 （喊）“革命万岁！”

警察 （小声玩笑着）上帝保佑我女皇万岁！（下）

琳 薇 这个老哥儿，是不是喝多啦！

爱琳娜 爸爸！他用拘捕的手段，把我掩护出来的！他是个同情分子！

马克思 噢，同情分子！

爱琳娜 爸爸，今天我在海德公园演讲、撒传单，和骑兵搏斗……

马克思 我的小爱琳娜！（望着爱琳娜，心底涌起无限深情，拿起那个玩具娃娃，象抱婴儿一样抱起）小爱琳娜，长大成人啦！你继承了你妈妈和姐姐们的理想和志向，是个好孩子！（从燕妮遗留下的小钱匣里拿出小燕妮戴过的绿色缎带十字章，为爱琳娜戴好）带上它！

爱琳娜 （庄严而神圣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门外声：“马克思先生在家吗？”

琳 薇 今天这是怎么啦？噢，又是老邮差！

〔邮差也老了，红鼻头依旧。

邮 差 邮差邮差，有信儿带来！人有祸福，信有好赖！有的汇款，有的逼债，有的报喜，有的报灾……（递信）

琳 薇 这回你是报喜还是报灾？

邮 差 报喜报灾，自己拆开！“嘿嘛！”

琳 薇 站住，这回没再漏掉什么？

邮 差 漏掉什么？漏掉了再来！（下）

琳 薇 这个红鼻子！（把信交给爱琳娜）

爱琳娜 （接过）哎呀，又是这么多的信！

马克思 都是谁来的信？

爱琳娜 德国柏林来的，美国加利福尼亚洲来的，俄国西伯利亚矿井来的，圣彼得堡、俄国女子高等学校来的……这里还有法国巴黎市区姐姐们来的……

马克思 是小燕妮来的？快听听，听听小燕妮和那些小猴子们的好消息，听听小哈利的消息，叫老摩尔愉快愉快！

爱琳娜 （打开信）不是燕妮姐姐来的，是劳拉姐姐写来的！

马克思 劳拉！快念给我听听，小白鸚鵡给我带来什么喜讯！？

爱琳娜 （念信）“爸爸，我可怜的摩尔……”（念不下去）

马克思 什么！？可怜的摩尔！……念下去……

爱琳娜 我、我、我念不下去！

马克思 怎么？（接过信一愣）

爱琳娜 爸爸！

〔劳拉的画外音：“爸爸，我可怜的摩尔！”随着声音，劳拉的面孔和身影在舞台一角出现了。她已经是三十七岁的中年妇女，面容愁苦，穿着便装。

劳 拉 我心爱的爸爸，我很害怕在您万分痛苦的时刻，再给您增加忧虑和烦恼。但是，一连串的不幸，使我无法掩盖我的悲伤和痛苦。我现在已经是神魂不安，心乱如麻啦！保尔刚刚落进了警察当局的魔掌，他已经被捕入狱啦。罪名是：煽动国内战争、杀人、放火、抢劫、暴乱……

马克思 保尔，我的保尔！

劳 拉 爸爸，这场灾难刚弄得我心神无主，接着而来的是更大的不幸！

马克思 （心灵对话）什么更大的不幸！？

劳 拉 我那燕妮姐姐……

马克思 小燕妮怎么啦？

劳 拉 燕妮姐姐，因产后流血突然肺部炎症

急性发作，现正在抢救，生命垂危！

马克思 我的小燕妮！

劳 拉 还有您心爱的外孙——小哈利，突发高烧昏迷不醒！家里面撒下一个不满四个月的小小燕妮！哭得人心都要碎啦！

〔婴儿的啼哭声。

爱琳娜 燕妮，我的好姐姐！

琳 薇 我可怜的三代小燕妮呀！

马克思 （颤抖着站起来，悲痛的感情象潮水一样奔泻而出）天王老爷宙斯啊！（爆发地）天王老爷宙斯啊，你派神鹰来叨我的心肝吧！

〔伦敦上空，风雪交加。

〔静场。

〔邮差悄悄上。

邮 差 （招呼琳薇）对不起，我刚才，呃，是又漏了一封——电报！

琳 薇 什么？

邮 差 还有一封平信，平信在先，电报在后。呃，对不起，同时到达！

琳 薇 你这个该死的红鼻头，又是喝酒耽误了大事！

邮 差 不，不，不！这次没有喝酒，倒是为了大事！

琳 薇 什么大事？

邮 差 按照马克思博士的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成立了邮政工会，革命万岁！（下）

爱琳娜 什么？电报？信？（示意琳薇不要高声）

琳 薇 电报、信！

马克思 （睁开眼睛）来了什么？用不着瞒着我……

爱琳娜 呃，是劳拉打来的一封电报……

马克思 电报？

爱琳娜 要念吗？

马克思 不用念了，不用念了，小燕妮，她已经和你的妈咪相会，和我们永别啦！

爱琳娜 这还有一封燕妮姐姐生前写的亲笔

信！

马克思 小燕妮的亲笔信？这真好象宇宙间的星体一样，它们发出的光，有的要经过多少年才达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来；有的星星虽然已经消亡了，但它那生前的光芒，还在照耀着我们！

〔小燕妮的画外音：“摩尔，我最亲爱的爸爸……”

〔群星灿烂。小燕妮的形象出现。

小燕妮 爸爸，我恐怕不行啦！我没有劲儿啦！

〔心灵对话：

马克思 燕妮！

小燕妮 我作为您的孩子，马克思女儿，您和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把千万人的幸福当成自己的幸福。我们在欧洲大陆为实现您的理想，过着和你们一样清贫的生活，走着一条艰辛的道路。遗憾的是，我没有接受妈妈的教训，生了那么多的孩子。（轻轻地哼着）“1 2 3 4 5 6”——耽误了工作，影响了身体……

马克思 小燕妮，我可怜的小燕妮啊！

小燕妮 爸爸，我才只活了三十八岁，我还没有活够。妈妈说过：越是临近死亡，越是留恋尘世！我是多么想活到那一天英特纳雄耐尔……

马克思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小燕妮 爸爸，再见了，祝您千万千万保重！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等待着您的书，在倾听您的声音……（隐去）

马克思 （老泪纵横）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在等待着！

爱琳娜 爸爸！

琳 薇 可怜的小燕妮！

马克思 （一步一步沉重地向前走去）天王老爷宙斯啊，我宁肯永远被钉在岩石上，就是我的心肝全部被老鹰吃掉，我也决不做你忠顺的奴仆！

〔音乐。

〔暗转。

〔伴着沉重的钟声，出现了字幕：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

〔马克思坐在写字台后的安乐椅上，两眼紧闭。书桌上堆满两大堆稿纸……

〔稍顷。恩格斯在爱琳娜陪同下，蹑手蹑脚地走进房来，站在马克思身旁良久。不拟惊动主人，正欲悄悄地退出。

马克思 （闭着眼睛轻轻地问）是弗雷德·恩格斯来啦！（闭着眼睛伸出了手）来，坐在我的身旁！

〔恩格斯默然地拉住马克思的手，坐在他身边。

马克思 （轻轻地）恩格斯，我最亲爱的忠实的朋友，这回，我们可真地要永别啦！

恩格斯 摩尔，我的老摩尔，不会的，（无自信地）真的不会的！

马克思 不用安慰我，我已经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很久啦！“他总整不死我！”那是诗，那是剧，那是诗剧！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人总归有那么一天！“死，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来讲，才是不幸！”……（咳）

爱琳娜 爸爸！

恩格斯 摩尔！

马克思 我死了最放心不下就是这部书！……

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只顾自己身上的皮就得啦！……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那就太遗憾了，可惜我只完成了这些草稿，我写的这字儿，恐怕谁也难以认出来！

（笑）别见笑，记得，有一年我走投无路，想到铁路局去谋个抄抄写写书记员的小差使，可就硬是不合格，没有被录取，主考官说我的字写得象蜘蛛爬，根本认不出来！哈，我的这笔飞字，只有我的秘书们：我亲爱的老燕

妮、小燕妮、小白鸚鵡勞拉能認得出來。兩個燕妮已經到天國去了，小白鸚鵡還在人間苦鬥……

恩格斯 看來，這個解天書、認飛字的工作，落到我和愛琳娜的頭上啦！

馬克思 弗雷德！

恩格斯 愛琳娜，我們敢不敢繼承這筆偉大的遺產？

愛琳娜 只要將軍敢，戰士當然敢！

馬克思 好哇，弗雷德，五十年代，你曾經說過，你的遺產繼承人是我卡爾·馬克思，我沒有那個好運。現在，反過來你繼承卡爾·馬克思的遺產啦！不過這不是什麼遺產，而是一筆文債！

恩格斯 全人類的一笔無價的財寶！

馬克思 恩格斯，我最親愛的忠實的朋友，我把它——交給你啦！

〔恩格斯肅然起立。

〔馬克思疲憊地閉上了眼睛。

愛琳娜 (輕聲地) 爸爸！

恩格斯 他睡着啦！別吵他……（與愛琳娜輕下）

〔馬克思醒轉。他慢慢地睜開了眼睛，正襟危坐，鋪開稿紙，拿起鵝毛筆，抹去蛛絲，奮筆疾書。

〔鐘聲當當打兩點半。

〔馬克思坐在安樂椅上，左手扶着头顱，右手持鵝毛筆，神思深永，兩眼炯炯發光，凝坐不動。繼而深沉有力地輕輕吐出幾個字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鐘面指針：下午兩點四十五分。

〔馬克思象尊塑像，栩栩若生。

〔恩格斯輕輕上。愛琳娜和琳蕪隨上。

〔停頓。

琳蕪 摩爾，他真地睡着啦！

愛琳娜 (輕輕地) 爸爸真的睡着啦！

〔音樂聲起。恩格斯摸了一下馬克思的脈搏，看了一眼懷表，肅然。鐘樓上三刻鐘的樂曲响了。

恩格斯 (沉重而肅穆地)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兩點三刻，卡爾·馬克思在他的戰位上安靜地睡着了，永遠地睡着了。

〔停頓。哀樂起。

恩格斯 我們之所以有今天，都應歸功於他。沒有他，我們至今還要在黑暗中徘徊。他的逝世，使人類失去了一個天才的頭腦……當然，迂回曲折的道路，暫時的和局部的迷誤，現在將會比以前多得多了。不過，我們決不會因此喪失勇氣，我們一定要克服一切障礙，否則，我們活着幹什麼呢？

〔空間回蕩起共鳴的聲音：“我們活着幹什麼呢？”

〔共鳴的聲音响彻蒼穹：“我們活着幹什麼呢！”

〔鐘聲不斷。

〔帷幕卷起。天幕上滿天大火一片血紅。

〔《國際歌》音樂聲起。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幕落·全劇終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晨，初稿于羊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夜，三改。

題圖、插圖：張祖英

（此劇將由廣州部隊戰士話劇團首演）

